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3n1451

慈受懷深禪師廣錄

(侍者) 善清・善隨・宗先・普紹

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51-A 慈受深和尚語錄序
  - 慈受深和尚廣錄目次
  - 慈受深和尚資福語錄
  - 慈受深和尚焦山語錄
  - 慈受深和尚慧林語錄
  - 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深和尚偈讚
    - 前住焦山歷代尊宿真讚
      - 珍禪師
      - 倫禪師
      - 佛印禪師
      - 深禪師
      - 從禪師
      - 慈受和尚自讚
    - 前住慧林歷代禪師真讚
      - 圓照法空禪師
      - 覺海冲禪師
      - 佛陀遜禪師
      - 佛光正禪師
      - 祖印悟禪師
      - 月印禪師
      - 退步
      - 省緣
      - 念彌陀頌
      - 家中四威儀
      - 貪
      - 瞋
      - 癡
      - 枯骨頌
      - 枯髏酒色財氣頌
      - 天人禮枯骨
      - 餓鬼打死屍
      - 沙門破二見

- 資福遣土地出院
- 靈巖披雲臺十頌
- 和堯峯泉老
- 清輝軒
- 碧玉沼
- 多境巖
- 寶雲井
- 白龍洞
- 觀音巖
- 妙高峯
- 偃蓋松
- 東齋
- 西隱
- 余結茆西山終日無事因作洞庭十二偈以彰眾生日用不知之道趙州云時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斯言最切人莫曉焉
- 題杭州西湖可堂
- 題石橋
- 題白道猷
- 題呂城接待院
- 初至包山大雪戲題
- 次日有鵲巢於庵前棗樹上樹高數尺因筆戲題
- 栽松
- 手植小松
- 題一笑庵
- 題也休庵
- 睡起戲題
- 題寒食花
- 題紙襖
- 師初到包山見小池瑩如氷玉父老云池中昔有白龜已進之因命為白龜泉
- 題隱泉
- 包山開井
- 小師般塼造塔
- 入定觀音
- 廣瑞巖和尚呼主人公諾
- 勸食素
- 勸晨朝食素

- 懷淨照禪師
- 閱佛鑑禪師語錄
- 乞退慧林寄佛果禪師
- 寄壽春沂和尚
- 答天寧訥和尚
- 寄東禪玿和尚
- 答廣燈禪師退翠峯
- 送慶善珪和尚
- 中秋寄瑮和尚
- 和規和尚
- 和信和尚
- 示高維那兼簡寶華鑑和尚初出世
- 會源首座
- 會吉上人
- 示純禪者
- 示敏禪者
- 示曇禪者
- 示求禪者
- 示襄禪者
- 示表禪者
- 示皎禪者
- 僧道成於金山住破屋一間有不下山戒喜其孤潔贈之以偈
- 安正閣黎求偈
- 因首座求偈
- 至禪者求偈
- 道智更衣參學求偈
- 剛監院遣小師子文包山下書文別求偈兼示剛公
- 法照大師求偈
- 老僧慧因唱盡衣鉢欲捨身火化二偈誡之
- 因禪者欲編語錄以偈止之
- 安禪者為思谿國覺專使遠至國清以偈却之
- 達空大師始欲落髮以偈止之
- 慧林誡禪徒入浴
- 誡參徒睡不脫衣
- 寄窶首座
- 寄國清光長老兼示諸衲子
- 寄普惠勝長老
- 寄實相院主

- 送炬禪者歸寧親
- 送正禪者歸為本師起塔
- 送暹禪者出京
- 送珍禪者
- 送全禪者為普慧勝長老專使下書回
- 送印禪者
- 送廣法初長老下鄉
- 謁法報菴主不值
- 示小師法照
- 法逸云嘗記墮城時番人追逐時回觀平江變為瓦礫時只此便是息心處也師云何止息心
- 聞平江焚爇
- 彥強求偈
- 示師勤
- 示小師行脚前輩打包意在省緣無冗細無玩好如德山挾複子到大溈是也今人打包即不恁麼鉢盂以梅花衲作袋祠部用古蜀錦為囊淨瓶交枕總要光鮮拄杖戒刀莫非濟楚笠頂上閑文潑字須及數斤線貼裏韄樣針筒將看一擔只要別人道好忘却自己辛勤若是脫洒衲僧必不如是草草地挈箇包子卓卓地做箇道人直似野鶴孤雲切忌無繩自縛汝等更聽一偈
- 資福訓童行頌
- 和蔡相面壁軒
- 孫大夫求偈
- 再住慧林和高觀察韻
- 答葛待制
- 題孫主簿真慶閣
- 章學士避地毛公山號隱泉居士因相約作廬山飣携偈赴之
- 吊王觀察
- 謝王七舍人施手寫華嚴經并大藏等經及彌陀像
- 結茆包山寄孫彥孚主簿
- 與俗兄相見
- 殷員外為包山鑄鍾畢求偈
- 李都事求偈
- 孫保義求偈
- 吳保義求偈
- 王員外求偈
- 金大翁求偈
- 許善友求偈

        - 善友誦金剛經求偈
        - 因讀法華經至火宅喻不覺一笑因書偈示孫主簿
        - 高道人云和尚慧林小參說人身假合似箇破砂盆莫教失手打碎便見千休萬休師問你這砂盆使來幾年也高云六十三年也師笑云照顧照顧
        - 高聞眼中淚下師云有箇不破底還識麼高云乞師指示
        - 諸道友以法愛故常至包山以偈却之
        - 真州檀越求偈
        - 資福改神霄道友挽留不得師去以偈却絕
      - 補遺　擬寒山詩(共二十首)
    - 東京慧林慈受廣錄序
    - 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深和尚陞堂頌古
    - 拈香
    - 佛事
      - 登雲從禪師入龕
      - 登雲從禪師下火
      - 因勝澄禪師下火
      - 諸禪人下火
      - 行者下火
      - 田六娘子下火
      - 丁忠訓妻與女同下火
      - 魏先生下火
      - 周秘校下火
      - 登雲從禪師掩土
      - 長靈卓禪師掩土
      - 諸禪人散灰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51-A 慈受深和尚語錄序

右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金魚袋　　韓駒　敘

古之教者，未始不以文字，至梁達磨始不立文字以教其徒。然謂之不立，則文字已彰，而況其餘乎？自達磨以來，凡為人師者，其徒往往私記其說，謂之語錄。蓋今禪說之在天下，無慮數千萬言，又安在其為不立哉？若知文字性空，說本無說，則雖數千萬言，猶為不立也。

慈受老人始居資福，退而菴于蔣山之崦，累年名益有聞。由是六遷法席，三奉天子之命，所至學者歸之。其平生所說法具足矣，有能聽之如樹林水鳥，則人得以悟入，其功不細。稍尋繹之，則豈獨說法者之過，為之敘者與有罪焉。紹興三年十一月旦日。

慈受深和尚廣錄目次

卷第一
序
資福禪寺語錄
焦山禪寺語錄
慧林禪寺語錄
卷第二
偈讚
卷第三
序
慧林禪寺陞堂頌古上
卷第四
頌古下

慈受深和尚廣錄目次(終)

No. 1451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一

慈受深和尚資福語錄

侍者　善清　編

師於政和三年八月初十日在長蘆受請，拈起帖云：不奈諸人苦再三，薄緣終是自多慚。曉猿夜鶴應相笑，特地伸頭入鬧籃。便度帖與維那。

師於祖照禪師手中接得法衣，云：雞足收藏之後，雲鎖千峯；曹溪分付已來，聲傳萬古。若非宗門苗裔、祖室兒孫，誰敢承當地底？遂展開，云：不圖特地光華，且要毛色有異。

披法衣了，師顧示大眾云：要見拆半破三，唱九作十，須向高高處與諸人相見。

師遂陞座，云：塵埋古鏡久偷安，匿耀潛輝度歲寒。今日光明藏不得，虛堂高掛任君看。莫有分妍別醜底麼？便請出來鑑照。

僧問：師今已受儀真請，末頭一句若為宣？師云：箚。進云：一字流通，千車同轍。師云：曹溪路上少人行。進云：須知雲水難藏，自有龍神推出。師云：老僧不知。僧問：昔日北禪請不去，今朝資福便承當。為復是因緣有地？為復是時節使然？師云：流水下山，方圓任器。進云：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自然。師云：有心無心都未是。

師乃云：開頂門正眼，照古照今；放腦後神光，無內無外。若是箇中人，於照處不留情，光中常獨露，問處似箭鋒相拄，答處如膠漆相投，拈出向上鉗鎚，拽出金剛寶劒。正當恁麼時，還有相見麼？不見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既然如是，因什麼到者裏三間茅屋一請便行？良久，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投病出金鈪。

師在長蘆辭眾僧，問：師今欲入紅塵去，臨岐相別意如何？師云：黃葉紛紛古路頭。進云：自慚多逆順，不得從師行。師云：著上芒鞋未是遲。進云：特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江。師云：又却恁麼去也。　師乃云：一動一靜，似野鶴之翱翔；或卷或舒，如浮雲之聚散。休分南北，豈有去來？道人之心亦復如是。若恁麼也，便乃紅塵鬧市，虎穴魔宮，觸處皆渠，無往不利。青山綠水，頗稱幽情；紅蓼白蘋，頓光行色。便請輕帆高挂，短槳頻搖，一句臨岐，不勝珍重。

師於八月十七日入院，便歸方丈，踞座云：摩竭當年獨掩關，銀山鐵壁莫追攀。如今大施門開也，魔佛休分聽往還。遂鳴鼓陞座。

僧問：遠別碧蘆江岸，已屆白沙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一時坐斷。進云：風行草偃去也。師云：看取令行。進云：作家宗師，出世太晚。師云：鞏縣茶瓶。　師乃呵呵大笑，云：數間茅屋不堪憂，底事來為粥飯頭，賴有劫初鈴子在，隨貧隨富自風流。只如劫

初鈴子如何樣度？作何音響？遂將拄杖卓一下，云：輕輕一振動乾坤。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打鼓弄猢猻。進云：見後如何？師云：鼓破猢猻走。
續有僧問：鼓破猢猻走，意旨如何？師云：伎倆俱休。進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也。師云：汝休未得。　師乃云：未得入門者，時中須有交涉；已得入門者，却要無交涉。已得入門者有交涉，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未得入門者無交涉，似捨父逃走，無有到家之期。然後有交涉却要無交涉，無交涉中却要有交涉，直饒到者般田地，正是門裏出身，須知身裏出門。且道身裏出門一句作麼生道？曾被佳人和淚罵，至今羞見雨中華。
重陽，上堂。云：年年此日是重陽，籬菊如聞去歲香，莫笑枝條太枯槁，從今別有好商量。會麼？已得真人好消息。且道是什麼消息？新米麻餈滋味好，那堪喫處著沙糖？
上堂。卓拄杖一下，云：資福一著，商量即錯。明眼衲僧，無繩自縛。又卓一下，云：資福一竅，最玄最妙。直下會得，教儞冷笑。上堂云：有問有答周遮，無言無說話墮，直饒頑石點頭，爭似歸堂向火。
因雪上堂，云：失却欄中白象兒，臨風笑倒老峨嵋，街頭措大無精鑒，一夜燈前賦雪詩。貧道也與儞一箇對囑。良久，云：橋橫銀蟒蜿，石臥玉麒麟。
上堂，僧問：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垂一足，僧云：學人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收足，僧禮拜云：大眾霑恩，學人禮謝。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舉：德山示眾云：釋迦老子是臭臊胡，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妙二覺是客作兒，聲聞、緣覺是守墳墓鬼，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雲門云：讚佛、讚法，須是德山。資福即不然，德山謗佛、謗法，墮在十八重地獄底，項帶鐵枷、身臥鐵牀，飢吞鐵丸、渴飲銅汁。因什麼如此？只為伊略無些子佛法身心。資福恁麼道，還有佛法身心麼？且道：有佛法身心好？無佛法身心好？莫將閑話為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久立，珍重。
上堂。云：春風掃盡庭前雪，暖日催開枝上花，物物頭頭皆漏泄，莫教心地亂如麻。人人是佛，眾生日用不知；各各圓成，誰解回光返照？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能直下承當，往往當面蹉過。不見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師云：者箇說話須是箇一刀兩段底漢始得，其或擬議思量，便見千山萬水。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摩醯首羅三目，又如圓伊三點。一隻眼，纖毫不挂；一隻眼，萬像頓彰；一隻眼，真俗混同。衲僧家到者裏，更須別具一隻正眼始得。還相委悉麼？銅頭鐵額莫商量。
上元節，上堂云：衲僧不用看他燈，自有從前一盞明，壞衲蒙頭面壁坐，靈光射破鐵圍城。
上堂云：萬劫輪回妄想在，一心纔歇死生休，佛魔是甚閑家具？撒手懸崖得自由。且道自由一句作麼生道？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
上堂。云：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若得，有無都盡，凡聖混同。南泉不用喚如如，趙州不在明白裏。譬如洪爐猛焰，豈分釵釧鉼盤？明鏡當臺，休問青黃赤白。正當恁麼時，且道有照有用、能殺能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墻壁有耳。
上堂云：學道做工夫，正如人鑿井，一日見泉源，平生用不盡。且道受用不盡一句作麼生道？一滴普霑沙界潤，十方休聽轆轤聲。
上堂，云：仲春天氣喜初晴，燕語彫梁有好聲，會得玄沙當日意，便能日午打三更。卓拄杖一下，云：活鱍鱍地，非常伶利，德山覷著骨毛寒，不用南山尋鱉鼻。
上堂，僧問：什麼人不被無常吞？師云：只恐他無下口處。僧云：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釵也。師云：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僧云：無一念時如何？師云：捉著閻梨也。　師乃云：漚生漚滅幾千回，只為金剛眼不開，一日愛河波浪息，始知無去亦無來。汝等諸人波浪息也未？金剛正眼開也未？此眼若開，照了萬法如夢如幻，當知此身如影如響，坐斷千聖路頭，不落祖師階級，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咄！
上堂，舉：玄沙和尚指燈籠問僧：我喚者箇作燈籠，儞喚作什麼？僧云：某甲亦喚作燈籠。沙云：盡大唐國內未有一人會佛法。
師云：不知會佛法底人喚燈籠作什麼？
上堂，舉：大慈寰中禪師示眾云：老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慈便歸方丈。
師云：大慈酌然識病，只是無藥。
上堂，舉：趙州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泉云：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州云：謝師指示。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云：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利。
病起，上堂。僧問：昔日維摩在病，蓋為群生；今朝和尚不安，當為何事？師云：今日遭人檢點。僧云：和尚有病，眾人盡知；眾人有病，如何醫得？師云：閻梨宜喫薑附湯。僧云：劒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投病出金瓶。師云：儞道佛病、祖病相去多少？僧云：一

筆勾下。師云：蒼天中更添冤苦。　師乃云：病瘳鶴骨瘦稜稜，說妙談玄總不能，賴有同行木上座，是渠強健更惺惺。遂拈拄杖卓一下，云：儞既惺惺，請為大眾說一上禪。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解夏，上堂。云：天下叢林，今朝解制，多少衲僧，重添意氣。布袋頭既已放開，草鞋錢各須自備。萬里無寸草處，薦取洞山家風；三十棒責情要，會取雲門關棙。且道資福意在什麼處？良久，云：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僧問：雲門道：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云：今日十七。僧云：日出東方，夜落西也。師云：且信一半。僧云：十五日已後如何？師云：分身兩處看。僧云：恁麼則人從陳州來，却向許州去也。師云：識甚好惡？　師乃云：古人貧不及，今人富太過，唯有慈受叟，家風不恁麼。有油便點燈，有炭便向火，無油無炭時，大家黑處坐。坐得骨臀痛，長伸兩脚臥，天明起來喫粥，說甚迷逢達磨？
師到長蘆，眾請陞座。僧問：十江岸上，古佛場中，二老相逢，合談何事？師云：六耳不同謀。進云：祥煙生座席，瑞氣起庭除。師云：好事不如無。進云：可謂知音知後更誰知，何必清風動天地？師云：獨有閣梨未相識。進云：從來鼻孔遼天，不受他人澆潑。師云：裂轉。進云：久聞資福有此機要。師云：特地一場愁。進云：大眾證明，學人禮謝。　師乃云：道在何曾有間然，休分城市與林泉，重來問法棲禪處，依舊清風滿目前。信知法無固必亦隨緣，在山林則一事不為，入塵勞則萬機俱掃，一動一靜無非真淨界中，或去或來盡是菩提場內，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生波起滅無定，是以長蘆唱起雲門曲，資福和起德山歌，拍拍無私、頭頭有據，更不談玄說妙、抑古揚今，自然水乳和同，休問溪山各異。然雖如是，忽若有箇氣不平底出來高聲喝云：不會為客吵噪叢林，又教資福如何祇對？良久，云：洎合停囚長智。
冬至，上堂。云：今朝一陽生，明日便數九，張三依舊肥，李四從來瘠。喫盡天下藥，舊病依前有，用盡自家心，笑破他人口。為什麼如此？花根本艷，虎體元斑。
上堂，云：一夜翻空大雪，玉殿銀樓皎潔，曉來庭際無人，莫道山僧不說。雖然如是，賺殺人。
歲旦上堂云：東風吹盡曉天雲，大地山河總變春，不用當門書大吉，箇中無鬼亦無神。
上堂，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云：箚。有人問資福：久雨不晴時如何？山僧祇對他道：收。雲門箚，資福收，一擒一縱，各有來由。昨夜春風吹樹尾，曉來紅日上雲頭，翻笑雙林傅大士，却道橋流水不流。

上元節，上堂。云：夜來燈燭鬪熒煌，多少眾生徹曉忙，究竟不知燈是火，昧却靈臺一點光。還有回光返照底麼？歸堂喫茶去。
上堂，云：今朝喫粥太晚，徐六街頭擔板，只知打鼓陞堂，不覺又是喫飯。喫粥了喫飯，喫飯了喫粥，清風月下守株人，凉兔漸遙春草綠。
上堂，舉雲居齊禪師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堂中來。齊云：何得妄語？僧無對。
師云：者僧是小妄語，雲居是大妄語。
上堂，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梁山有偈云：魯祖三昧最省力，纔見僧來便面壁。若是知機達道人，自然當下便心息。
僧又請益瑯琊廣照，照云：祖師面壁播諸方，多少衲僧謾度量。最好晚來江上望，數枝寒栢倚斜陽。
師云：資福不是雌黃，古人只圖大家知有。魯祖面壁，詞窮理寡；廣照梁山，見蛇先怕。若問慈受，劈脊便打。
佛鑑禪師退智海過資福，師上堂云：太平山下曾相見，撫掌呵呵笑臉開；莫怪嘉聲騰萬口，杖藜方自日邊來。下座。後拜請禪師為四眾說幾句子東京城裏話。
旦日，上堂，云：金輪御世乾坤永，玉燭調時宇宙明。桃李無言春爛熳，不知何以報昇平？
上堂，舉：趙州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州下繩床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在。州云：又道來也。
師云：一等是蘿蔔頭禪，纔落趙州手裏，不妨好滋味。
上堂。云：有處不是有。敲禪床數下，云：喚作無，得麼？無處不是無。竪起拂子，云：喚作有，得麼？有無不是處，佛祖沈蹤，馨香滿道途；是處，填溝塞壑。明眼漢試撿點看。
上堂，舉：陸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缾內養一鵝兒，邇來漸大，欲出此鵝，又不得打破缾、又不得損却鵝兒，未審和尚有方便？泉召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了也。師云：南泉鼻孔在陸大夫手裏了也。當時纔見他恁麼問，但向他道：儞肚裏有許多計較。又云：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上堂，舉：溈山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師云：溈山大似野老不知堯舜力，耕田鑿井過餘生。殊不知人人分上牧一頭水牯牛，十二時行履底是國王田地、飲啖底是國王水草，從來頭角崢嶸，況是毛色有異？諸人還識得也未？若也識得，無恩不報、無法不通；其或未然，東西南北休分別，盡在吾皇一化中。
上堂云：古人道：忍忍，三世冤家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出。

師云：會得此三種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牛，還他一馬，潑水相唾，插觜廝罵。卓拄杖一下，云：平出，平出。
上堂云：流注真常幾萬回，虛空無去亦無來。箇中何地容生死，打破當堂明鏡臺。
上堂，云：天面鴈橫七八點，海門日上兩三竿，祖師心印分明在，自是時人不解看。直饒看得，也是方木逗圓孔。
上堂，舉紫胡半夜在僧堂中叫：捉賊，捉賊。眾僧驚起，有一僧被胡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連聲叫：不是我。胡云：是即是，只是儞不肯承當。
師云：紫胡也是按牛頭喫草。
上堂云：心境頓消融，方明色與空。欲識本來體，青山白雲中。
師云：龍濟和尚恁麼道，拋砂撒土向後人眼裏，直至而今玄黃不辯。山僧今日為諸人金鎞刮膜，整頓雙睛，令他箇箇別開頂門一隻眼，心境頓消融，方明色與空，欲識本來體。遂竪起拂子，良久，云：海裏使風山上船。
上堂，舉雲門云：有三種人：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迴去。且道聞舉便迴去意作麼生？好與三十棒。
師云：雲門大似見兔放鷹。
大雪，上堂。云：四維上下白漫漫，玉殿瓊樓正好看，任是黑風吹海立，渠儂門戶不相干。曹溪路上絕蹤絕跡，少室巖前滴水滴凍，鹽官扇子拈放一邊，趙州布衫略無暖氣。正當恁麼時，如何是寒暑不侵底句？石女解栽無影樹，木人能種火中蓮。
歲旦，上堂。云：時人皆拜歲，山僧不賀年，孟春猶寒在，日月幾曾遷？去年今日後，今日去年前，新舊不同者，誰後復誰先？
師云：大小龍濟山主被一箇舊歲新年礙却，說得許多道理，終未免黏脣污齒。慈受叟即不然，時人皆拜歲，山僧也賀年，光明一點在，從聽二輪遷。順俗高叉手，和光小說禪，箇中如會得，佛祖本無傳。
退院辭眾，上堂云：三年住此空花相，今日歸歟水月同，去住不須論彼此，人生萬事轉頭空。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成就夢中佛事。是知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今朝資福說夢，說此一夢三年零七箇月，其間有利根者輕輕喚著便乃回頭，有根性暗鈍者至今猶在夢中。山僧有箇驚瞌睡底句，臨行不免傾腸倒腹，盡為諸人道却。照顧鼻孔乍遠，伏惟珍重。

慈受深和尚焦山語錄

師於政和七年九月初六日在蔣山受請，拈起　敕黃云：九重天上官家敕，喚起西菴瞌睡人，為瑞為祥人莫問，金毛師子玉麒麟。恁麼會得，便使山林增秀氣，泉石長清輝；其或未然，却請維那高宣一遍。

宣敕罷，師陞座。

僧問：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再起西菴，如何是為人一句？師云：倚天靈刃照人寒。進云：恁麼則青山藏不得，明月却相容。師云：知心有幾人？進云：好酒無深巷，釅醋足人沽。師云：噇酒糟漢。

師乃云：法無凝滯，去來本體皆如；道亦隨緣，溪山何曾有間？須知住中無住而却住，行時不行而却行。開門方喜冷啾啾，平地忽然鬧浩浩。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生波，動靜無定。且道不涉去來底是什麼人？月行雲外無心照，水到人間任運圓。

蔣山辭眾，上堂。僧問：將離鐘阜，未到焦峯，不涉兩頭，請師速道。師云：秋空飛一鴈，砧杵夜千家。進云：鐵甕城邊生瑞氣，海門峯頂鎖重雲。師云：他日焦山與儞一盞茶喫。進云：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云：彼此沒便宜。　師乃云□：忻得計掩深關，口醭心灰一味閑，自笑行藏無料處，又隨緣業過焦山。

師至九月二十四日入院，歸方丈踞座云：一室寥寥是何物？三賢十聖競頭參。衲僧不會風前句，擬欲思量落二三。

上堂，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云：口是禍門。進云：世間多少事，盡在不言中？師云：儞鼻孔在我手裏了也。進云：久聞和尚令嚴。師云：垂釣手，徒勞坐釣臺。　師乃云：白蘋紅蓼岸邊秋，短槳輕帆與自由，要會到家一句子，長江依舊水東流。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擔水河頭賣。進云：佛向上更有事麼？師云：靈利人難得。　師乃云：十一月二十，喚做大冬日，張三賀鄭婆，李四拜王七，早辰？到夜，費盡平生力，唯有衲僧家，不打者鼓笛。為甚如此？鐵額崑崙兒，通身黑如漆。

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爭三昧？師拈拄杖走下座，打僧三下，僧叫云：某甲有什麼過？師放下拄杖云：儞不早道。便歸方丈。

臘八，上堂。云：瞿曇學道時，菩提樹下坐，忽爾見明星，漆桶便打破，纔打破，始信從前燈是火。今人學道不悟道，義路推尋外邊討，更說從來無悟迷，大似團圇吞却棗。

上堂，僧問：知有說不得時如何？師云：啞子喫蜜。進云：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云：鸚鵡喚人。僧禮拜，師云：者傳語漢。　師乃

云：今日端午謝街坊，時節因緣要舉揚，莫問腕頭纏百索，且將粽子喫沙糖。且道滋味在什麼處？冷物也宜少喫。
上堂，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猶較三百步。
上堂，舉：雪峯拈拄杖云：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羅山聞云：識得拄杖子，更買草鞋行脚。師云：識得拄杖子，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
上堂，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法眼道：我二十年祇作境會。師云：會麼？當門種棘多針刺，惹破兒孫無限衣。
上堂，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雲中藏玉兔。進云：出世後如何？師云：日裏放金烏。　師乃云：五五二十五，一句超今古，夜來石公山，有箇歡喜處。諸人還知麼？
上堂，僧問：有求皆苦時如何？師云：只為不知足。進云：知足後如何？師云：不見有苦。　師乃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石公山走入你鼻孔裏去也，還知麼？若道知，礙塞殺你；若道不知，燈籠露柱欺你去。
上堂。僧問：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師云：道什麼？進云：恁麼則絕行蹤去也。師云：展手不逢人。　師乃云：焦山句句是藥，祇要時人安樂，費盡巴豆砒霜，轉見七零八落。諸人步步是病，終日頭旋眼運，祇管以火救火，不解頭正尾正。忽有箇漢出來云：和尚恁麼道，也是甘草口子、黃連肚皮。師大笑云：也有些子。
蔣山佛鑑禪師遺書至，上堂。僧問：法船沒，法幢摧，無限悲風匝地來，未審鍾山何處去？請師高震一聲雷。師云：拄杖無情也皺眉。進云：佛祖位中留不住，人間天上任遨遊。師云：你還喚得應麼？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進云：學人今日也要助哀。師云：泥人眼赤。　師乃云：宗門標致久凄凉，佛鑑山頭又坐亡，昨夜燈前即屈指，不知誰解整頹綱？此際法門不幸，蔣山佛鑑禪師今月初八日遽然坐亡，凶書既至，聞問之初，使人短氣。然則衲僧家生也如同著衫，死也還同脫袴，又何悲悼哉？在佛法淡薄之際，紀綱委地之秋，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西望靈龕，不勝哀戀。
師召大眾云：還會麼？惆悵鍾山老水牯，去住縱橫無必固，拔楔抽釘二十年，咬盡生薑呷盡醋。有時貧，有時富，誰會南山狗咬虎？紛紛衲子數如麻，不知誰解吞蓬句？聽取焦山重指注。若道鍾山有句，大似如藤倚樹；若道鍾山無句，正是沈埋佛祖。且道畢竟如何？乃以手掩面，下座。
上堂。僧問：四大五蘊自何而得？師云：春風纔過處，池水自成紋。進云：直得湛然時如何？師不對。進云：却是學人無風起浪

也。師亦不對。僧長噓一聲，師便打。　師乃云：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為？若是曹溪門下客，相逢不必更揚眉。
靈巖長老退席到山，師上堂云：扁舟何事渡江來？林底相逢笑臉開。鹽米不須重話會，要須舌上起風雷。靈巖禪師聞名有日，相見無門，何事扁舟惠然過我？可謂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又勝聞名。風前撫掌笑呵呵，萬事觀來皆戲具。是知虛空無我，任明暗以發輝；流水本閑，逐方圓而自在。所以王老師不打者鼓笛，多少便宜；陳睦州冷坐空房，不妨靜辨。者般病痛，患過方知。古人涉世漫悠悠，大底要明者箇事。豈不見珠溪和尚訪臨濟，濟纔見便喝，溪云：兩重公案。濟云：者野狐精。溪進前提起坐具云：展即是？不展即是？濟又喝，溪收坐具便行，濟云：賊！賊！溪便出去，莫道無事好。
濟回首問首座云：適來相見有得失否？座云：有。濟云：賓家失？主家失？座云：二皆失。濟云：失在什麼處？首座拂袖便行。濟云：莫道無事好。
後有僧舉似南泉：未審三人意旨如何？泉云：大似官馬相踏。
師云：叢林中商量，盡道臨濟握袖中靈刃不令而行，珠溪擡掌上菱花無心鑑物，師子窟中師子首座方究端倪。要知卞璧無瑕，須是南泉和尚。然雖如是，子細看來，未免各有一場敗闕。且道那裏是敗闕處？下座，却請靈巖禪師為諸人批判。
上堂，舉六祖問僧：甚處來？僧云：嘗參臥輪和尚，得箇頌子，一生受用不盡。祖云：你試舉看：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動，菩提祇麼長。祖乃說一頌：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師云：者兩箇老漢大似泥人與金剛揩背。何故？焦山別有一頌：有無皆伎倆，盡是人妄想，少府打手力，笑殺韓官長。
檀越看藏經，上堂。僧問：寶藏未開時如何？師云：誰敢添註脚？進云：四十九年談不到，今朝方顯我師機。師云：爛泥中有刺。進云：開卷後如何？師云：藥山道底。進云：指天指地休謾我，截鐵須還本分人。師云：築著磕著處，你如何回避？進云：學人到者裏，祇得信受奉行。師云：將謂你是箇作家。　師乃云：佛從大悲心，流出十二部。琅函與玉軸，遍滿河沙數。言言皆妙藥，字字超今古。譬如優曇花，百劫難遭遇。又如大明燈，能破黑暗處。又如智慧力，能斷無明樹。又如瓔珞珠，能使人豐富。茫茫塵世人，急急走如兔。不覺老到來，未嘗開眼覷。獨有花評事，信向頗堅固。命我無心人，轉此諸佛語。浮生一百年，正如草頭露。上牀鞋履別，保朝不保暮。少喫兩塊肉，多燒香一炷。羊鹿牛三車，皆行此

條路。遂竪起拂子，云：者裏會得，便可信受奉行。其或未然，各請作禮而去。
上堂，僧問：齋晚未聞鐘鼓響，慶贊為復是別有商量？師云：肯把金針度與人。進云：德山端的意，盡在不言中。師云：他是箇無齒大虫，汝是箇黃尾狗子。僧禮拜，云：和尚是何心行？師云：老僧饒你不少。　師乃云：鶴態雲蹤不定居，白沙一別半年餘，焦山脚下重相見，記得當時事也無？若記得當時事，即會如今事；若會如今事，方知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拈匙把筯未嘗不與山僧相見。其或涯際未分，一回相見一回老，悟取空花夢裏身。
送莊主，上堂。舉：百丈云：汝等為我開田，歸來與汝說大義。僧云：何必歸來？即今便請。丈展兩手。
師云：百丈恁麼說大義，辜負者僧，山僧今日分明為你說破。焦山熱肺腸，有事便要了，今歲潤九月，來年春氣早。頂門三隻眼，常要光皎皎，照顧溈山水牯牛，莫教喫却他人草。
道友入山，上堂云：焦山僻在海門邊，得到其中是夙緣，要會相逢一句子，春風依舊似當年。此一段事，譬如春風周徧法界，隨地而生，過栴檀林其風必香，過鮑魚肆其風必臭，臭亦未嘗臭，香亦未嘗香。何以故？風性本無香臭，一切眾生見有聚散、見有悲喜、見有去來、見有生死者，皆妄也。若恁麼明了，可謂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還會麼？衣中有寶年年在，眼裏無筋世世貧。
上堂云：春色無高下，春雷動地音，飜空一夜雨，滴破祖師心。僧問溈山：和尚今日好雨。山云：那裏是好處？僧無對。山云：你問我。僧便問：那裏是好處？山指雨，僧禮拜。
師云：百尺竿頭進步，須是溈山雨中往來，畢竟不曾濕却鼻孔。既從雨中往來，為什麼鼻孔不濕？祇為他一點也入不得。
上堂云：焦山無變豹，一味勸人休，眾生顛倒甚，撥火覓浮漚。石鞏駕弓箭，俱胝竪指頭，直下歇得去，都如椀脫丘。
上堂，舉海上橫行暹道者一日叫云：快活，快活。僧問：和尚有快活。暹云：山前麥熟都收了，莫教辜負牧童兒。
焦山今日更快活如暹道者。忽有人問：未審如何快活？祇對他道：廚裏有人做飯，堂中有人說禪，落得焦山長老只管橫眠竪眠。
上堂，舉：昔日有人獲一塊鐵，鑄作一座方響，人聞之便生逸樂之情，謂之樂器。後時却將方響鑄作一口磬，人聞之便生善。此人後因從軍，却將磬鑄成一口劒，人見之便生驚怖。後時又將劒鑄成一尊佛，人見之便生歸向。
諸人者，大都只是一塊鐵，因甚麼起得許多驚喜善惡之念？只為你色見聲求，不能歸根得旨。還會麼？迷時境上千般有，悟去心中一

物無。若會笑聲還似哭，方知生與死同途。復云：也須是打破虛空始得。
上堂，云：動絃別曲，葉落知秋，隔墻見角，便知是牛。伶利衲僧纔眨眼，商量已落第三籌。休！休！不如無事掛心頭。
上堂，舉：佛日才和尚一日太守請陞座，僧問：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如何是宰官說底法？才云：錦繡筵中吹玉笛。僧云：畢竟如何？才云：笙歌座上語如春。
師云：佛日頂門具眼，肘後有符，當垂手之際，不妨奇特，點檢將來，只能放行，不會把定。忽有人問慈受：如何是宰官說底法？只向他道：棒頭筆下宜精審。畢竟如何？打鎖敲枷好用心。
上堂：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祇要心傳。且道是什麼言？良久，云：多種濃陰樹，留與行人作歇場。
上堂云：我笑禪和子，茫茫能地頭。隨人語脉轉，何日得心休？
上堂，僧問：如何是海門境？師云：萬古掩不得，百川從此歸。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面如渥丹。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玄關事若何？師云：九九八十一。　師乃云：滔滔生死海無涯，綠鬢朱顏未足誇，五蘊山頭雲散後，不知明月落誰家？者裏覷得透，塵劫來事盡在而今；其或未然，而今事一時昧了。不見道：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只如無生作麼生了？
上堂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云：有為法當如是觀，只如無為法作麼生觀？一翳在眼中，盧醫拈不出。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面黃不是真金貼。進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一箭一蓮花。僧禮拜，師彈指三下，　師乃云：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總不尋，過尤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咄！
上堂，舉：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古人恁麼道，大似釘樁搖櫓，抱橋柱澡洗，致令後人一向坐在死水裏。慈受有一寶，乾坤之內無處尋，宇宙之間著不得。有時埋在糞掃堆頭，有時掉向無事甲裏。即今在諸人眉毛上，還見麼？不要放憨。
上堂，僧問：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當明何事？師云：殺人須見血。進云：理無曲斷也。師云：切忌詐明頭。僧禮拜，師便打。
僧問：古人道：參活句，不參死句。如何是活句？師云：南山白額虎。進云：如何是死句？師云：款出囚口。僧便喝，師云：也是棺木裏瞠眼。僧又喝，師便打，　師乃云：大丈夫漢莫受人瞞，喚作你作佛已是無端。

上堂，僧問：先德道：本來無一物，壓殺世間人。未審過在什麼處？師云：閣梨眼皮薄。進云：認著依前還不是也。師云：幾人跳得出？　師乃云：幸自可憐生，須要人道是。遍問王老師：蹈破草鞋底，不如歇去好。
上堂，云：紅杏枝頭小雨乾，東風特地作春寒。祖師門戶無遮障，祇要時人著眼看。遂竪起拂子，云：還會麼？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

慈受深和尚慧林語錄

侍者　宗先　編

師於宣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在焦山受請。
拈起敕黃示眾云：四年兩受官家敕，玉璨珠華耀海門；鼓舞堯風聊自媿，不知何以答君恩？若向文彩未彰時薦得，可謂無恩不報、無法不通；其或未然，還你箇叢林事例。遂付與維那。
宣罷，陞座。
僧問：空中書萬字，文彩已彰；火裏生蓮花，清香有異。丹詔臨門，如何舉唱？師云：石女夜挑燈。進云：恁麼則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光景透無邊。師云：你分上得箇什麼？進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師云：如何是最初一步？進云：凭欄遙望江邊境，令人却憶老婆心。師云：又却恁麼去也。
僧問：動地天書到海門，不知師意若為論？師云：大蟲舌上書千字。進云：舜日與佛日增輝，皇風共真風竝扇去也。師云：知恩方解報恩。進云：真智不從人得，妙機本自天然。師云：那箇是汝妙機？進云：五葉芬芳傳少室，今朝大地一時春。師云：祇少閣梨一箇。　師乃云：隈巖傍水養衰殘，不謂虛名落世間。到此更無迴避處，只應笑倒石公山。石公山解笑，爭奈笑裏無刀？拄杖子點頭，却是他頭邊有眼。到者裏，三世諸佛匿影無門，六代祖師潛蹤無地。為什麼如此？祇為難逃至化。
師辭眾，上堂云：虎穴門前曾宴坐，龍牀角畔去談禪，諸人莫苦生離思，風月從來共一天。還有相送底麼？
僧出，問：出門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云：拄杖撥開千聖眼，芒鞋蹈破萬山青。進云：何事春風忽吹散？不能留得覆青山。師云：何用強生分別？進云：學人有箇末後句，還許當場道也無？師云：只恐汝道不著。進云：焦山幸有西菴在，留與禪師作退居。師云：鞏縣茶瓶。　師乃云：住亦隨緣去是常，山林城市兩無妨。白雲本是無心物，一任風吹入帝鄉。大道無間，遇緣即宗；

萬法有期，因時而會。休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且於鬧市門頭訶佛罵祖。雖然如是，且道臨岐一句作麼生道？都來一箇虛空子，計甚東西南北人？某道薄人微，涉世疎謬，住持既久，曲荷諸人，乍爾東西，豈無依戀？更冀諸兄弟時中一動一靜，依諸佛語如說而行，依祖師語以悟為則。若能如是，可謂江山雖遠，理契即隣；其或不然，何啻千山萬水？

時眾中有慟哭者，師告云：不用哭，老僧在此四年零六箇月，將無作有，指東劃西，脫空謾語，誑惑諸人。今日識神自首，不敢覆藏，且騎石公山，渡楊子江，往東京城裏去也。伏惟珍重。

師五月五日入院，歸方丈，踞座云：一居丈室，家風壁立，把斷重關，有誰敢入？為什麼如此？直饒鐵眼銅睛漢，也是門頭戶底人。上堂。僧問：深山中建立，未是作家；鬧市裏舉揚，方為好手。如何是到家一句？師云：一條拄杖挑明月，萬事隨緣入帝鄉。進云：可謂上國有明主，深山無隱人。師云：葵藿有心終向日。進云：如是則已居上剎，放行西祖家風；今對人天，撥動雲門關楔。師云：作麼生是雲門關楔？進云：祥光舒戶牖，瑞氣滿庭除。師云：未在，更道。進云：却請和尚道。師云：乍入院來，未欲行令。進云：謝和尚布施。師云：咄。　師乃云：千山萬水路岐長，自喜親觀上國光。會得到家一句，入門切忌錯商量。且道如何得不錯商量？若作佛法商量，埋沒自己；若作世諦商量，辜負祖師。到者裏，須知佛法人情揑成一塊，麤言細語不見兩般，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然後沒交涉，方可鬧中取靜，忙裏偷閑，仰戴堯天，高歌舜日。然雖如是，且道動靜不拘一句作麼生道？遂撫掌笑云：青山誰管你閑事，白日[廓-享+墨]中自有人。某山林一慵懶人耳，學問道德俱無所長，上荷　聖恩，掃灑當院，唯是夙興夜寐，補報　君恩，隱腹量心，但多惶恐。諸人者，古人道：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如何是知有底事？祇如長老入院，打鼓陞堂，問訊和尚，與諸人相見，者箇是拈出了也，那箇是知有底事？莫是焦山長老千里之外來慧林住持麼？不是者箇道理。莫是僧是僧、俗是俗麼？不是者箇道理。若也明得，千里同風；其或未然，對面千里。會麼？虛空昨夜翻筋斗，嚇倒西來碧眼胡。

上堂，舉：昔日寶公和尚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眾生？只在山頭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

師云：思大恁麼說話，只知開口，不覺舌頭長。既有諸佛可吞，豈無眾生可度？若是山僧即不然，自四月十六下焦山，或山路上行、或野店頭宿，也不見有諸佛可吞。為什麼如此？但知飢來喫飯、渴即飲水、困即啜茶，亦無眾生可度。為什麼如此？只為人人具足、

箇箇圓成，蝦蟆、蚯蚓項佩圓光，白牯、狸奴胸題萬字。今日來到慧林院裏與諸人相見，且道與古人說話是同？是別？會麼？不勞久立。
師於五月二十二日，就大相國寺中三門上開堂。師拈起疏示眾云：卷之則聖凡莫測，舒之則沙界咸聞。非圖激濁揚清，亦乃分緇別素。然雖如是，要見文不加點，絕妙好詞，却請表白宣過。
讀疏罷，師指法座云：物物頭頭不覆藏，須彌高廣露堂堂，要知此曲無音韻，更對薰風舞一場。便陞座。
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恭願明齊二曜，壽等三山，雨順風調，民安國泰。
次拈香云：此一炷香當為何人？氣息纔通不可收，一回拈起一回羞，威音王外難分雪，殃及兒孫卒未休。便恁麼燒却，又恐有不知香氣者爇向爐中，供養我長蘆　淨照禪師和尚。遂趺座。
智海法真禪師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一槌便就八字打開，更無絲髮覆藏，豈有纖毫障礙？若是英靈衲子，須便舌上風生；其或懞憧禪和，多分眼中雲起。莫有未點先行，不撥自轉底麼？
僧問：立雪齊腰斷臂人，曇花分得一枝春。未知今日開堂意，一句如何祝　聖君？師舉起拂子。進云：恁麼則金烏凝瑞彩，玉兔耀祥雲。師云：若是鷂子兒，點著飛千里。進云：五湖四海歸王化，一句無私樂太平。師云：祇道得八成。進云：却請和尚道十成。師云：大千沙界為天宇，億萬須彌作壽山。進云：祝聖已明於至道，為人端的合如何？師云：拄杖子未曾拈著。進云：作家禪師天然猶在。師云：開口易，合口難。
僧問：法鼓一鳴丹鳳闕，金爐先爇紫檀煙。開堂上祝南山壽，願把西來密意宣。師云：曹溪水闊千尋淥，少室峰高萬仞青。進云：一言妙契寰中旨，舌上風生四百州。師云：麗水一星金，流沙混不得。進云：九州和氣如三月，四海歡呼似一家。師云：如是，如是。進云：為報諸方同道者，盡情施設贊明時。師云：直須恁麼。僧禮拜退。　師乃云：直饒稻麻竹葦草木叢盡變衲僧，一一衲僧通身是口，一一口中有百千舌，一一舌端置百千問難，不消慧林舉起拂子，自然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譬如一滴獅子之血能變六斛，驢騾牛羊之乳悉化為水，不在安排，任運如是。況千聖靈機、群生本體，不落文字，豈涉言詮？卓爾現前，超然獨露。豈不見臨濟禪師陞堂，麻谷和尚出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臨濟隨聲云：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麻谷拽臨濟下禪床，遂自陞座。臨濟近前云：不審。麻谷擬議，却被臨濟拽下禪床，復陞座。良久云：久立尊官，伏惟珍重。師云：此是從上知識陞堂底樣子，後人不明旨

趣，一向語路推尋，往往將此公案喚做照用同時，卷舒自在。恁麼商量，欲明千聖不傳之機，大似接竹竿打月，有甚交涉？殊不知騎自馬捉賊、以自刀殺賊即易，就賊馬捉賊、迴賊刀殺賊即難。何也？如國家拜將妙得其人，應機會間不容髮，方當用事之時，勢安龍蟠虎踞之利，陣結長蛇偃月之衡，擁百萬軍，決千里勝。人但見七擒八縱，萬舉萬全，而不見幃幄運籌，聲容不動。攙旗奪鼓之間，已蕩巢穴；棄甲曳兵而走，殲厥渠魁。經云：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鬼方既定，神武不殺，班帥振旅，凱歌而還。時節因緣，眾所共知。臨濟麻谷，一狀領過。且道昔人今人，是同是別？若也定當得出，上無不報之恩，下有可行之道。還會麼？四海晏清歌有道，八方無事樂堯年。即將此日，開堂妙善，謹進祝延　今上皇帝聖筭無窮。恭願　今上皇帝陛下，道合乾坤，明逾日月。恩霑萬姓，俱為富壽之鄉；化被四夷，皆識詩書之訓。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但臣僧某，道行無取，短拙有餘，土木身心，煙雲蹤跡。本圖水邊林下，枕石眠雲，木食草衣，歌詠太平而已。不謂遽承　睿旨，掃灑慧林，遂令枯木重芳，寒灰再焰。敢不力勤香火，策勵禪徒，共揚　西祖之風，上祝南山之壽。我　皇帝陛下，恭願似天不老，萬靈永戴於無私；如日方中，一草不容於斜影。皇后、皇太子、諸王天眷，玉葉金枝，慶尚一人，咸臻五福。闔筵賢士大夫，共賜光臨，莊嚴法會。僧錄三藏、諸院禪師、四遠檀信、十方清眾，同歌舜日，共戴堯天，萬劫千生，常逢此會。久立眾慈，伏惟珍重。

上堂，舉：金峰和尚示眾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你若道得，分半院與你。時有僧出禮拜，金峰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便下座。師云：金峰放處太輕，收來太重。慧林即不然，一切不見句，瞎却時人眼。你若道得，說什麼分半院？和鉢袋子一時分付。良久，云：何須尋白玉？只此是黃金。

上堂，云：今年兩次逢端午，不須更打划船鼓，金剛門外笑呵呵，一夜通身汗如雨。汗如雨，不須言，犀牛扇子亦徒然。舊山多積雪，歸去是何年？

上堂，云：古人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說得一寸，不如行取一分。又有尊宿云：說取那行不得底，行取那說不得底。雖然恁麼，未免陪分疎在。且道說不得底如何行？語不傷人方出口，藥因有驗始傳人。

上堂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釋迦老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幻化空身即法身，箇中無染亦無塵，拈匙把筯如明了，掃地燒香不倩人。

江寧府能仁差僧賫疏帖請詮首座出世，堅不肯受，師便鳴鼓先陞座。
僧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怕人見爪牙。進云：出窟後如何？師云：頭尾不能藏。進云：恁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打鼓大家看。　師乃云：趙州住院二十年，折脚禪床欠一邊，灰頭土面半飢餓，苦澁家風今古傳，飜笑今人做長老，恰似官人問職田。職田多，我便去，免見鉢盂無著處；職田少，我不去，生怕沒鹽兼沒醋。禪門難得好兒孫，正眼近來如掃土，慧林首座久韜藏，箇中果熟自然香，大海釣魚[拚-ム+云]得失，空船歸去也無妨。
上堂，僧問：諸人知處，良遂盡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未審如何是良遂知處？師云：一字兩頭垂。進云：若不同床臥，焉知被底穿？師云：承言須會宗。　師乃云：一鉢迢迢歷數州，朱門白屋信緣求，如今蠪足歸來也，自在溈山一牯牛。恁麼會得，猶是油花脫子，未是到家一句。如何是到家一句？一條藜杖倚壁角，三乳芒鞋掛屋頭。
道友就資福作蓮花會，供養羅漢，請師陞座。
僧問：紅輪出海，萬里光輝；寶鑑當臺，一方明曜。學人上來，請師一鑑。師云：迅雷不及掩耳。進云：一句流通，人皆聳聽。師云：馬無千里謾追風。進云：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心？師云：如何是菩提心？進云：南宗北祖皆如此，天上人間更問誰？師云：今日問話有些巴鼻。進云：句句分明皆合道，家家門口透長安。師云：幸自可憐生。　師乃云：拍手相逢笑不休，本來無證亦無修，人人盡是阿羅漢，何必天台鴈蕩求？還會麼？幡花影裏，菡萏香中，人人雪鬢霜髭，箇箇雲蹤鶴態，也有凝眸看鶴，也有露齒吟經，也有百衲蒙頭，也有長眉蓋眼，也有降龍伏虎，也有相對清談，雖然種種不同，皆是神通遊戲。不見仰山和尚一日坐次，有一羅漢騰空而至，仰山問云：近離甚處？羅漢云：西天。仰山云：幾時離彼？羅漢云：今日齋後。仰山云：何太遲生？羅漢云：遊山翫水。仰山云：神通遊戲不無尊者，佛法須是老僧。羅漢云：特來東土禮文殊，此土元來有小釋迦。遂騰空而去。師云：仰山老子尋常河目海口疾焰過風，被他惡水驀頭澆却，到底不知。當時若見他道：此土元來有小釋迦。便拽拄杖打出去。是則是，者棒放過也好。為什麼如此？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與渠儂較短長。
解夏，上堂。舉：昔日有一老宿，一夏竝不為師僧說話，有僧自嘆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云：闍梨莫[斯/言]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

了，扣齒，云：適來不合恁麼道。隣壁有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污却。雪竇云：誰家鍋釜無一兩顆？
師云：長夏無別趣，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污。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鐵，只因看錮鏴。忽然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也須照顧。慧林只向他道：死老鼠。
上堂，舉：桐峰和尚見僧入門，便舉起拂子，僧便禮拜，桐峰云：犬吠月。又僧到來，峰亦舉起拂子，僧禮拜，峰便打。
石樓和尚見僧入來，便舉起拂子，僧便禮拜，樓云：如是，如是。又僧入來，樓舉起拂子，僧禮拜，樓便打。
臨濟和尚見僧入來，便舉起拂子，僧便禮拜，際便打。又有一僧入來，際亦舉起拂子，僧禮拜，際亦打。師云：一人得自利三昧，一人得利他三昧，一人得自利利他三昧，明眼人試辨看。
上堂。謝知事。慧林小院子，恰似一隻船，終日行上水，須得眾人牽。出入底出入，說禪底說禪，做飯底做飯，打眠底打眠。有時甜似蜜，有時苦如連，恁麼度眾生，笑倒老金僊。若問西來意，令人肚裏煎。因什麼肚裏煎？按盡牛頭不喫草。
洪州九仙山請親長老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只如嗣法宗師自何而得？師云：當暗中有明。進云：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由報恩。師云：已落向下。進云：還許學人重添注脚也無？師云：已不少也。僧禮拜，云：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　師乃云：滕王閣畔遙招手，汴水堤邊未點頭，要得錦鱗來上釣，大家撐動木蘭舟。且道蘭舟如何撐？良久，云：不犯清波意自殊。
師付法衣，拈起示眾云：以法傳心，以衣表信，黃梅山頭，白蓮峯頂，分付曹溪路上人，一模鑄就黃金印。何故？須要者箇。師笑云：不借婆婆裙子繫，爭能隨地舞三臺？
當晚請九仙長老小參。
師云：今朝四月十五，已見炎炎酷暑，只宜搖扇飲水，豈可譚今引古？却請九仙長老，傾些清凉法雨，眾中釘觜禪和，便好出來進步。問教口似磉盤，始信長老難做。親長老，自照顧，發機須是千鈞弩。
送九仙長老上堂，云：慧林投老入紅塵，俯仰三年成跼根，自笑欲歸歸未得，時時送客出都城。所以道：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散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為鈎，臥藤蘿下，塊石枕頭，飢飡渴飲渾無事，自在為山水牯牛。然雖如是，便恁麼去有甚氣息？七凹八凸須拈出，揑六成三未可休。
上堂云：著黑衣，護黑柱，虎不食斑，惡傷其侶。云何獅子身中蟲，終朝返食獅子血？忍痛金毛不作聲，箇中滋味難分雪。從咬嚼，願爾回光返照時，始信虛空無兩舌。

上堂，舉：古靈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城中來。靈云：還知你所生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麼？僧云：特地來看。靈云：汝如何看？僧哭：蒼天，蒼天。靈喝云：者裏是甚所在？要哭便哭。僧云：爭奈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靈云：汝如何免得此難？僧云：三十年後有人鑑此話在。

師云：古靈和尚向平地上陷人，爛泥裏著刺。者僧若是箇作家，纔見他道：還知你所生父母在地獄中受苦麼？便向他道：欲知旱海路，須問去來人。待者老和尚擬議，便與推倒禪床。只如今日了初侍者追薦二親，試問諸人：且道他父母在地獄中受苦耶？在人天受樂耶？若定當得，許你具一隻眼；若定當不得，帶累初侍者入鑊湯爐炭。山僧為你誦箇破地獄偈，免見一向在鬼窟裏做活計。下初死却爺共娘，二十餘年割不斷，今朝打破骨董箱，請我陞堂舉公案。古靈平地起風波，瞌睡禪人不奈何，地獄天堂都莫問，大家隨例喫燠鵝。

檀越病起，請師陞堂，云：佛病與祖病，眾生心上疑，情塵一念脫，消散如風吹。試問諸病源，起滅從何依？來從何所來？去向何所歸？若能直下見，苦痛無毫釐。不見維摩老，文殊問疾時，聚頭說藥方，夫却獅子兒。為什麼如此？不識西天漏藍子，幾人錯認作烏頭？

端午，上堂。僧問：是草皆為藥，文殊強指南，箇中如不會，特地使人參。學人上來，乞師方便。師云：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進云：如是則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師云：知有底事作麼生？進云：爭奈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師云：何時出得荊棘林？進云：文殊公案一筆勾下，只如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師云：退後，退後。

僧問：句裏呈機問趙州，四門相對謾輕酬，學人未曉箇中意，乞師方便指來由。師云：大無外，小無內。進云：如是則問處不知玄妙旨，答時方見祖師心。師云：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進云：爭奈不向語中求異見，爍迦羅眼絕纖埃。師云：猶未見趙州在。進云：多少隨言逐句人，門門便道無遮障。師云：蝦跳不出斗。　師乃云：今日適當端午，便有僧問時節因緣，問頭不妨親切，進語中不解承當，山僧為諸人重舉一遍。往昔文殊師利為善財曰：為我採藥，不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入山遍尋，無不是藥者，歸白文殊：山中無不是藥。文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舉起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師云：者般道理作者方知，若非鐵眼銅睛，往往當面蹉過。然雖如是，善財恁麼採藥只知其一，文殊恁麼辯藥不知其二。遂拈起拂子云：還識者箇藥麼？

得者長生，服之不死，神農不知名，耆婆無處討，破除佛病祖病，掃蕩無明煩惱，物物頭頭不覆藏，靈光洞耀何人曉？
上堂，云：天時有風雨晦明，人事有吉凶悔吝，如意事少，轗軻常多，自古而然，何足介意？此是世間俗人論議。靈山老道：過去事如夢不可得，未來事如電不可定，見在事如雲彷彿而有。有此方便，能行人之不能行、忍人之不能忍。慧林為你諸人添箇注脚：過去事如夢，了然無罅縫，要當做夢時，便作覺時用；未來事如電，有無不可見，莫將希望心，昧却娘生面；見在事如雲，目前彷彿有，安得東南風，吹散西山口？良久，云：山僧為你吹散了也。會麼？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曾愁殺楚襄王。
上堂，云：南來者與他下載，北來者與他上載，趙州和尚恁麼道，大似世情看冷暖，人義遂高低。山僧因一事長一智，南來者與他一面笑，北來者與他一面笑，笑裏亦無刀，笑裏亦無妙。且道圖箇什麼？此事不愁怕爛了，賣者雖多買者少，慧林長老眼搭癡，誰敢按牛頭喫草？
上堂，云：適來欽道者領一童子，持數朵蓮花入門便拜，山僧問：作什麼？道者云：請和尚陞堂說法。老僧喚行者將蓮花分作四瓶裝却，道者罔措。你若薦得，何須特鳴法鼓，高踞猊臺？靈山正眼一時分付了也。既不如是，不免重新舉箇公案，一則為郭氏拔罪根、破疑網，二則為道者開一隻眼。不見昔日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云：蓮花。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
師云：智門是作家宗師，出語便斬釘截鐵。然雖如是，要且只解把定，不解放行。忽有人問山僧：蓮花未出水時如何？煙籠檻外差差綠；出水後如何？風撼池中柄柄香。畢竟如何？多謝浣紗人不折，雨中留得蓋鴛鴦。
上堂云：十年做長老，今年鬧吵吵。思量世間事，佛也不可曉。昨日買箇卦，卜道來年好。財帛星入門，虛耗鬼去了。知事與頭首，各著些孔竅。盛點兩甌茶，多陪一面笑。大家說些快活禪，免教拄杖生煩惱。
開寶仁王院大悲菩薩生日，三禪陞座，師當最後陞座，顧視大眾，遂舉右拳云：者箇便是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復舉左手伸五指云：者箇便是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復微笑云：大悲時時降生，諸佛頭頭無間，者裏裂破面門，薦取通身手眼。便下座。
沂州天寧專使請長老。
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臨際禪？師云：木馬痛加鞭。進云：如何是雲門禪？師云：虛空駕鐵船。進云：如何是曹洞禪？師云：團圞缺半邊。進云：如何是法眼禪？師云：紅錦蓋花氈。進云：如何是溈仰禪？師云：金針黑處穿。進云：五家宗派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云：是處井中有水，誰家竈裏無煙？進云：學人到者裏理會和尚答話不得。師云：我也理會不得。僧禮拜，師云：問事即得。　師乃云：時節因緣自有由，知音千里遠相求。寒山陌上纔招手，拾得溪邊已點頭。沂陽太守墻塹真乘，千里移文求人闕下。念禪門之衰飋，力與扶持；嗟祖道之荒凉，心存外護。況明公長老方當壯年，利生心急，便好橫擔拄杖、撩起布裙，且圖舊店新開，從聽時人買賣。不勞謙執，便請承當。然雖如是，且道乘時一句作麼生道？五葉花敷大地春，泥牛鞭起著精神。好將一葦堂前曲，舉向東州路上人。

上堂，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便打。進云：如何是百年暗室？師云：撞著露柱。進云：恁麼則光明處處透也。師云：汝莫詐明頭。　師乃云：昔日法眼與悟空向火次，法眼拈起香匙問悟空：不得喚作香匙，我道了也，你作麼生？悟空云：香匙。法眼不肯，悟空過二十餘日方省此意。今時兄弟問著便道：不可喚作火筯。又有底道：香匙只是香匙。又有底都不管，又有底道：和尚莫瞞人好。又有底向無交涉處下一轉語。恁麼商量，有甚交涉？總不恁麼，又且如何？良久，云：莫麤心。

上堂，舉：杜順和尚有四句偈流落叢林，自古及今穿鑿不一。只為你不透祖師關，行處多荊棘，便被人向咽喉把定，出氣不得。慧林為你除却有交涉底病，更除却無交涉底病。懷州牛喫禾，承言須會宗；益州馬腹脹，打著南邊動北邊。天下竇醫人，半夜放烏雞，灸猪左膊上，十謁朱門九不開。

上堂，云：曉來雨過地無塵，綠暗紅疎爛熳春，拄杖花開人不會，等閑昧却本來身。昔日，僧問忠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取淨瓶至，國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師云：古佛過去久矣。

師云：日光月耀，不為盲者而不明；夏熱冬寒，豈為怨者而不作？直得淨裸裸、赤灑灑，更無絲頭許遮藏處尚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還會麼？良久，云：古佛過去久矣。

旦日上堂，云：春睡不知曉，覺來天已光，七條衣未著，五味粥先香。宰相鷄鳴起，凡夫徹夜忙，不知禪和子，將底報君王。

上堂，云：曹溪路上，休要舉古論今；明眼人前，切忌談迷說悟。只合著衣喫飯，問訊和尚，更無禪道可商量，有底工夫求解脫。便恁麼信去，不妨慶快平生；其或擬議思量，未免落他階級。何謂也？小乘多話佛，老將不談兵。仲貽知閤今辰生日，移飲酒食肉之會，作開單展鉢之緣，打動鹽官鼓，唱起德山歌，點趙州茶，做雲門餅，羅列如幻器具，供養影響禪和，以是無功之功，奉答劬勞之賜。慧林長老不敢一一飾辭褒贊，恐染污諸人佛性。何以故？一切

眾生只認得箇父母所生之後四大色身，却不知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又謂之七佛已前事，又謂之陰陽不到處，又謂之混沌未分時，又謂之空劫已前。自己記得古人生日詩一首舉似大眾，他道：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汝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者箇說話好則甚好？猶欠衲僧孔竅在。老僧今日為你諸人註破：我昔未生時，露柱懷胎，冥冥無所知，不唧[口*留]漢。天公強生我，自是你把不定；生我復何為？爭怪得別人？無衣使我寒，猶有者箇在；無食使我飢，自有拈匙把筋底。還汝天公，我試拈出看，還我未生時道什麼？

上堂，云：白日人事勞攘，夜裏只了瞌睡，忘記安排說禪，且望諸人不罪。便下座。

上堂，云：少室九年垂一則語，直至而今諸方賺舉。且道那箇是當時垂底語？莫是將心來與汝安底是麼？莫是與汝安心竟底是麼？莫是廓然無聖底是麼？休將馬鞍橋悞作爺下頷，天下老和尚盡皆錯舉了也。山僧今日為諸人少救一半，免見後代兒孫箇箇阿漉漉地。若要舉得不賺，各請回光自鑑。少林孤坐九年，直得口似楄擔。良久，云：也只賺舉了也。

上堂云：念念常空寂，日用大有力。此是三世諸佛行履處，六代祖師行履處。無功之功，功不虛棄。雖然如是，也須打破虛空始得。

上堂，舉：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師云：寒山子說不得即且止，諸人還說得麼？直須口似磉盤，方始光明透漏。

上堂，云：千般說，萬般喻，特地令人轉不悟。西風昨夜泄天機，鬱鬱黃花香滿路。

上堂。云：欣逢誕聖時，無以報明主，唯憑一炷香，更擊三通鼓，唱起太平歌，共行向上路。且道向上路作麼生行？太平歌作麼生唱？良久，云：只願堯天日月長，待見黃河清萬度。

上堂，僧問：如何是無心法？師云：木人夜半將花搖。進云：如何是有心法？師云：豐樂樓前馬沓沓。　師乃云：古人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劒，有時一喝作踞地獅子，有時一喝作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遂喝一聲：且道是金剛王寶劒、是踞地獅子、是探竿影草、是不作一喝用？良久，云：落花春繡水，新月夜梳雲。

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開爐一句事如何？師云：守定寒灰賺殺人。進云：恁麼則直須迸出燋燎炭，始見丹霞老作家。師云：惜取眉毛。　師乃云：北風如箭射庭除，冷落禪門一物無，多謝諸人相暖熱，慇懃為我作開爐。富時得千兩金，未為奇特；冷處著一把火，始是相成。實際理地可張羅，佛事門前堪炙手，鬧浩浩中尋求却易，冷湫湫裏摸索最難，直教枯木再生花，任是寒灰重放焰。

然雖如是，且道超時越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云：老僧來慧林，四見書雲節，不解巧逢迎，豈敢多饒舌？瞋即聽你瞋，拙即從我拙，要透祖師關，放教心地歇。若不歇，臘月三十日，一時都敗闕。
上堂，云：十年持釣在江湖，蒻笠簑衣只自如，忽爾竿頭浮子動，等閒釣得一頭魚。召大眾，云：且道是什麼魚？還識麼？莫問竿頭輕與重，且圖江上不空歸。
敘事畢，師復云：慧林鐵饅頭，做來年已久，不是不拈出，自是人不受。覷著齒牙寒，咬著眉頭皺，不是張鵬舉，誰人敢下口？咬即任咬，且道是何滋味？良久，云：泥牛背上馳紅日，石女胷前掛玉環。
上堂，舉：僧問曹山：抱璞投師，乞師雕琢。山云：不雕琢。僧云：為什麼不雕琢？山云：須信曹山好手。
師云：曹山老子辜負者僧，既言不雕琢，說什麼好手？忽有人問慧林：為什麼不雕琢？只向他道：只恐不是玉，是玉且囊藏，頓在壁角裏，他年自放光。
上堂，云：祖師正令，水泄不通，隨順機緣，副箇程限。譬如鑄金為人，但觀其人，不觀其金，其名也迷，其相也惑。所以然者，皆失其真。目前燈籠、露柱、淨瓶、香爐、門窻、戶牖皆是名相，那箇是真？還委悉麼？擔折始知柴束重，潭深方覺約絲長。
上堂云：祖師妙訣，頭頭漏泄。眾生日用不知，只管強生分別。豈不見靈雲陌上桃花，趙州指出庭前栢？別，別，正似紅爐一點雪。
上堂。云：直饒一問一答，似獅子翻身；或縱或奪，如象王蹴踏。恣懸河之辯論，奮齧鏃之迅機，正眼觀來，未有事在。況法無別法，心即此心，凡聖同源，迷悟一致。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如是，則燈籠、露柱皆可傳心，拄杖、禪床時時出世，塵塵爾，念念爾，剎剎爾。昔日，僧問長沙和尚：如何是無情說法？沙指東邊露柱云：者箇能說。僧云：未審何人解聽？沙指西邊露柱云：者箇能聽。僧云：和尚還聞麼？沙云：我若聞，教誰舉話？師云：東邊露柱說，還有口麼？西邊露柱聽，還有耳麼？靈利漢便好薦取。
上堂，舉：僧問雪峰：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
僧又問巖頭，頭打三掌。
師云：者兩箇老漢纔被人問著，便手忙脚亂。忽有人問老僧：和尚見性如何？也不掌他，也不打他，只向他道：慧林四十八，一毛不肯拔，口裏說慈悲，觸著便惡發。你若會得，不妨快活。

上堂，云：若論此事，譬如大城外有四門，隨方來者非止一路。師遂垂下一足，又以拂子擊禪床數下，云：諸人從那箇門裏入？良久，云：前不到村，後不到店。
上堂，云：夜來看上元，一覺到天曉，紙被暖如春，被底呵呵笑。且道笑箇什麼？你正忙時我正眠。
上堂，舉：僧問曹山：魯祖面壁，當表何事？山以手掩耳，師云：古人大似怕人道著。
祈雨，上堂。云：寒食清明都過了，野桃紅杏已凋零。多時不聽簷頭雨，特地令人憶鏡清。一時念龍自在王菩薩。
上堂，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鎮江周子厚及第了也，因甚却歸不得？良久，云：楊子江頭春柳綠，也應為汝起悲風。子厚將仕，平生勤苦，志在青雲，纔得登科，俄沈大夜修崇，用資冥路。願公悟死生如夢幻，了恩愛若空花，脫離凡緣，超登彼岸。諸人還會麼？石火光中高及第，南柯夢裏總無真，綠袍槐簡些兒物，賺殺閻浮多少人。
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燋甎打著連底凍。
結夏，上堂，云：四海五湖人，慧林同禁足。譬如學牧牛，身心要淳熟。常耕自己田，莫犯他人穀。一句若參差，九旬何面目？豈不見道：道人優曇花，迢迢遠山綠。
上堂云：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衲僧恁麼會，鑽頭入荒草。且道出草一句作麼生道？你既無心我也休。
上堂，舉：有僧在長沙院側住菴，自云：見南泉來。長沙岑和尚遣僧問：未見南泉時如何？菴主默然據坐。又問：畢竟如何？菴主云：不可別有也。長沙聞得，有偈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沙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實道。沙云：四海五湖王化裏。師云：岑大蟲若無後語，也是百尺竿頭坐底人。
上堂，云：古人道：上來打箇問訊，日消萬兩黃金；下去打箇珍重，受得四天下人供養。
師云：古人恁麼道，大似高價相酬，致令學者一向作殊勝會了。慈受道：上來打箇問訊，且喜道體輕安；下去打箇珍重，秋來少契冷水。者裏忽然瞥地，莫道慧林瞞你。
上堂，舉地藏和尚云：地藏家風，無些巴鼻，土面灰頭，冷湫湫地。
師云：古人恁麼道，也是黑牛臥死水，慧林家風有些巴鼻，下得床來鬧浩浩地。且道鬧浩浩地好？冷湫湫地好？你愛其羊，我愛其禮。便下座。

上堂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便恁麼會，緣木求魚。豈不見道：如驢覷井，何似如井覷驢？
旦日，上堂，云：寒來共向無煙火，飯了同烹雪色茶。飽食高眠無一事，不知何以報　官家？
壽春府檀越就天清寺散千僧汗衫，請陞座。師云：孃生袴子，脫體皆空；趙州布衫，更無揉度。袖頭打領，腋下剜襟，自然縫罅難尋，直是針鋒不露。然雖如是，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爭似者箇衫子是檀越段時升向清淨心中流出布施諸人？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片信心清似水，滿天和氣暖如春。　師復說偈云：布施門開非一朝，雲山千里肯辭勞？塵中欲聽無生曲，座上先橫智慧刀。貼肉汗衫容易施，有心道者却難消。願公福似鄱臺塔，一層高了一層高。
上堂，云：盛暑隆寒相繼來，慧林四見地爐開，衲僧向火知方便，切忌團圞守死灰。恁麼恁麼即易，不恁麼不恁麼却難，直教枯木再生花，任是寒灰重起焰。
昔日雪峰開爐次，為學者云：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師云：奇特不妨奇特，且道火焰如何說法？三世諸佛如何聞？若是頂目之流，舉著便知晚學初機，老僧更為你添箇註脚：火焰時時轉法輪，廣長舌相耀乾坤，衲僧不會轉身句，爍破孃生舊面門。
上堂。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舉起拂子，云：傅大士即今在慧林拂子頭上，諸人還見麼？遂擊禪床一下，云：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上堂，云：炭頭今日地爐開，澍雨慳風惱破懷，老僧向火喫酸嚥，誰管檀那來不來？
靖康改元十一月，因率金銀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
師云：汝等諸人者一寶秘在形山久矣，夜來對人天眾前各各拈出，直得熒煌燦爛，耀古騰今，與國家為瑞為祥，與群生為安為樂，自然干戈永息，悔吝不生，雨順風調，純樂堯舜之道。只如堯舜之道作麼生樂？此身定向林間老，心與長松片石期。
上元日上堂云：皓月團團照碧天，鰲山燈火不須然。吾皇恭儉人心樂，自有歎聲四海傳。
上堂，舉法眼云：時憶在山日，枕上聽瀑布，如今城裏居，欲去不得去。欲去既不得，住且還無慮，晨昏鐘鼓鳴，實堪揚佛事。
大覺璉禪師云：時憶在山日，雲泉曠野情。如今居輦寺，終日厭逢迎。禁近傳寒漏，堂空聽曉更。憑何通一線，庭栢向春榮。

師云：者兩箇漢出處雖異，病痛一般，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
山僧道：憶昔在山日，眠雲并枕石，如今城裏居，欲去去不得。欲去既，肚裏空啾唧；休啾唧，更聽籬頭吹篳篥。
二月初一日，上堂云：日暖旌旗壯鳳城，　聖君勤儉古風清。寶刀不染匈奴血，四海從今自太平。
在明禧，陞座云：順天門外古招提，爛熳春光照錦溪，物物更無心外法，箇中能有幾人知？忽然杏花崗畔、白板橋頭，逢人作麼生舉？師撫掌笑云：莫道無人好。
師於三月二十六日求退，在水門外東園候　旨。至四月初五日，奉　朝旨再住歸院。
上堂，問答不錄，師云：牽率歸來口懶開，婆娑重陟舊猊臺，孤雲本是無心物，又被東風拘管來。一槌便成，方是作家手段；千割不斷，欠他粥飯因緣。不如隨例納些些，況是從來活鱍鱍，喚作隨波逐浪，亦名和光同塵，三世諸佛分雪無門，六代祖師鉗口有分。正當恁麼時，動靜不分一句作麼生道？有緣不是予朋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師復云：山僧一毫無取，百事荒唐，掃洒慧林，倏忽六載，本欲退歸巖谷，以盡殘齡，豈謂　朝廷不容引去？不免移身換步，委順世緣，再入門來，不勝勉強。伏蒙兩街僧錄、諸院禪師遠出都門，良勤象駕，諸官員道友出門相接，曲盡勤誠，其在山懷，言不能及。古來尊宿無住持事，船子和尚在孤舟上接物，鳥窠禪師於樹尾間為人，官府不知名，利害不到耳處，深山窮谷，木食草衣，一味與黃面禪和子說硬嘍嘍地禪，行實逼逼地事。如今做長老者，名籍有司，恰如做官相似，身不自如，要去不得去，只為入他塵勞深也。然雖如是，衲僧到者裏，却須知有放行中把定，把定中放行。還會麼？聽取山僧一偈：朝廷未許老僧閑，且把西來向上關，莫道禪門無致仕，更成半考便歸山。
上堂云：夜來春睡爛如泥，禁漏聲殘總不知，飜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也還稀。且道承誰恩力？恁麼無事得恁麼自如。還會麼？掃地煎茶歌舜日，訶佛罵祖樂堯年。
結夏，上堂。云：不唯禁足，亦乃禁口；不唯禁口，亦乃禁手；不唯禁手，亦乃禁心。禁心不禁口，日日嫌佛醜；禁口不禁手，累及眉頭皺；禁手不禁心，罪過轉彌深；禁足更禁口，蟻子銜椀走；禁口更禁手，垂楊生左肘；禁手更禁心，大地是黃金。要得一夏安樂，細看兩重註脚。山僧恁麼說話，大似不龜手之藥。
上堂。良久，云：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便下座。
上堂，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眾久思示誨。山云：槌鐘著。眾方集，山便閉却門，知事再白云：既許為大眾說法，因何一

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
師云：藥山將真珠作豌豆糶，尚無人著價。
後來明覺和尚道：可惜藥山老漢平地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師云：慧林昨日也喫一撲，直得飲氣吞聲，迴避不及，既無人相扶，不免自倒自起。諸人還會麼？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清魚現不吞鈎。
上堂，舉教中道：五十餘年未嘗向人說如此事。師云：釋迦老子大似貧兒思舊債，年老覺心孤。
諸道友相別，上堂。云：相送無言淚滿巾，溪頭黃葉正紛紛，勸君更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只如者一盃酒如何進？卓拄杖一下，云：一口吸盡西江水，不知何地著離情？
師於七月二十八日得　旨辭眾。上堂：
僧問：聲飛四海德如淵，唱道都城恰六年，世事悠悠乞歸去，白雲深處不朝　天。布袋已開頭，船子便解纜，正當恁麼時，如何說得箇去去實不去底道理？師云：如劒揮空。進云：恁麼則好水好山應有待，如雲如鶴任高飛。師云：猶涉動靜在。進云：爭奈楚天渾似客情遠，秋色不如歸興濃。師云：臨行之際莫忉忉。進云：千山不礙金剛眼，自然到處得逢師。師云：不要忘却。
僧問：象駕東歸正作秋，水光山色共悠悠，人天普集忻相送，一句臨風作麼酬？師云：處處無蹤跡。進云：如是則隨方施法雨，是處布慈雲。師云：為人傾盡一生心。進云：直得夷門山畔月，夜夜照慈航。師云：更須截斷兩頭。師顧視四眾，云：六年掃洒皇家寺，一日　君恩得遊還，拄杖重挑舊瓶鉢，者回信脚入青山。只如臨岐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得意濃時便好休。下座。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一
門人慈覺大師　文剛　勸緣。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二

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深和尚偈讚

侍者　普紹　編

前住焦山歷代尊宿真讚

珍禪師

末上開山師最勞，栽松種竹意何高？舟橫斷岸無人識，幾度因風弄海濤。

倫禪師

一著天衣無縫襖，平常語話暖如春。山蔬紙帳家風在，誰是當年聽法人。

佛印禪師

水飜千偈亦輕酬，一笑甌峯萬事休。今古碧桃灣底路，幾多風月屬漁舟。

深禪師

南山拾得劫初鈴，鄉曲誰人會此聲？撥轉海門關楔子，雲樓月殿一時成。

從禪師

雪眉嵓頂鶴精神，淡薄家風世少鄰。明月蘆花藏不得，老來重跨鐵麒麟。

慈受和尚自讚

因風便作海門居，釣盡波瀾未見魚。水冷雲寒歸未得，笑看新月上珊瑚。

前住慧林歷代禪師真讚

圓照法空禪師

大圓鏡中真光明炬，慈中有威擊塗毒鼓，威中有慈闢荊棘路，無緣飭沒遮護，一切眾生覩相而悟。

覺海冲禪師

言簡理直，道高德重。無妄談笑，無妄迎送。衲子入門，毛髮聳動。密密處，莫能觀，倚天靈刃照人寒。

佛陀遜禪師

轉方作圓，輝今耀昔。龍袖三關，金鎚一擊。五十餘年，脇不至席。逆鱗句。阿誰識生死，觀來如戲劇。

佛光正禪師

炟赫佛光，逆順無礙。道傳崑山，聲飛湖海。戲笑怒罵，皆師三昧。風流處，更尤佳。曾悟庭前栢，春風二月花。

祖印悟禪師

師道平夷，師貌渾厚。持如地心，開無妄口。四坐道場，一塵不受。節角處，沒窠臼，三眼神龜火裏走。

月印禪師

凜然孤風，粲然眉目，利劒當門，誰敢輕觸。脫略處，妙難傳，萬仞峯前駕鐵船。

退步

萬事無如退步人，摩頭至踵自觀身。只因吹滅心頭火，不見從前肚裏瞋。
萬事無如退步人，孤雲野鶴自由身。松門十里時來往，笑揖峯頭月一輪。

萬事無如退步人，淡中滋味最天真。爐邊向火慵開口，睡裏抓頭忘却身。
萬事無如退步休，百年浮幻水中漚。趙州不為爭餬餅，要得時人劣處求。
萬事無如退步休，本來無證亦無修。明窻高挂多留月，黃菊深栽盛得秋。
萬事無如退步休，華言巧語誑時流。世間種種皆兒戲，何必區區弄筆頭。
萬事無如退步行，世間名利兩重坑。前頭光景無多子，莫與扶屍鬼子爭。
萬事無如退步居，青山僻處結茅廬。聽他人笑生涯拙，自喜閑身得自如。
萬事無如退步看，箇中生死不相干。兜兜怛怛從他做，兀兀癡癡我自安。
萬事無如退步僧，髮長懶剃貌稜層。出言吐氣多山野，逆耳之談誰肯聽。
萬事無如退步眠，放教癡鈍却安然。漆因有用遭人割，膏為能明徹夜煎。
萬事無如退步眠，松床紙帳暖如氈，夢中說話無花草，況是山僧不會禪。

省緣

學道先須要省緣，莫教到被世情牽。二時但得鉢盂濕，囊底何妨無一錢。
學道先須要省緣，隨時過得莫憂煎。無求坐臥常安樂，有意身心不坦然。
學道先須要省緣，省緣一法最安然。有來有往有違順，無往無來無過愆。
學道先須要省緣，他人長短莫喧傳。禍門不閉終無益，參取維摩老子禪。
學道先須要省緣，莫教到被世情牽。牽來牽去無休日，直到閻羅老子前。
學道先須要省緣，浮生傀儡暗抽牽。機關用盡成何事，贏得三塗鬼火煎。

念彌陀頌

萬人同志念彌陀，眾力相成願力多。一朵蓮開親見佛，方知淨土勝娑婆。
樹林水鳥各宣揚，寶網金臺盡道場，會得鐘鳴并皷響，彌陀觸處現毫光。
鬢髮看看染雪霜，心猿意馬尚顛狂。一朝掩目空歸去，始信泥犁歲月長。
業報差殊事不同，勞生何地出樊籠。欲知自性彌陀佛，在汝朝昏一念中。
眾生苦海業坑深，不信因緣久溺沉。聞得叉聲方念佛，始知妻子老婆心。
不是山僧說是非，修行魔事要君知。直須緊峭草鞋底，透過娑婆五欲池。

家中四威儀

家中行，尋常違順不須爭。若知步步無階級，何必蓮華脚下生。
家中住，早起開門夜閉戶。運水般柴莫倩人，方知佛是凡夫做。
家中坐，一室寥寥是什麼。靈光一點甚分明，何必青山尋達磨。
家中臥，展脚縮脚皆由我。若能一覺到天明，始信參禪輸懶墮。

貪

學道先須不要貪，貪心障道使人凡。祖師一味無求法，流落人間誰肯參。

瞋

學道先須不要瞋，瞋心未斷道休論。諸佛常說瞋如火，燒却菩提種子根。

癡

學道先須不要癡，癡心未了轉狐疑。迷雲頭上黑如墨，白日茫茫幾箇知。

枯骨頌

風力機關終有盡，深情厚貌見無因。擔擎黑業歸何處，留得枯骸未化塵。
皮包血肉骨纏筋，顛倒凡夫認作身。到此始知非是我，從前金玉付何人。
鳥啄鵐[舀*鳥]皮肉盡，風吹日炙髑髏乾。目前試問傍觀者，自把形骸檢點看。
因瞋久戀四蛇窟，由愛長依六賊村。今日并贓都捉敗，這回休要弄精魂。
百骸潰散雜塵泥，一物長靈復是誰。不得丹霞通一線，髑髏著地幾人知。

枯髏酒色財氣頌

枯髏愛酒醉魂在，羅列盃盤手自斟。酩酊一生心似麴，想君作鬼也昏沉。
燕脂畫面嬌千樣，龍麝薰衣峭百般。今日風流都不見，綠楊芳草髑髏寒。
生前財貨因貪得，死後形骸被物拘。畢竟一文將不去，被人罵作守錢奴。
偶然一語不相投，努目揮拳汗欲流。若悟形骸同逆旅，胸中人我一時休。

天人禮枯骨

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至，玉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

餓鬼打死屍

因這臭皮囊，波波劫劫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迴光。白業錙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卒難忘。

沙門破二見

咄咄愚癡子，云何不自觀。鞭屍真倒置，禮骨自欺瞞。善惡由心造，佛魔著眼看。蹈翻煩惱海，生死不相干。

資福遣土地出院

汝為神道合威靈，酒肉如何順世情。小鬼判官都出院，禪門法令要分明。
村歌社舞拜祠堂，臭穢腥羶污道場。要答神明冥護力，晨昏燒取一爐香。
若將酒肉污伽藍，因果分明語再三，說著人情都不順，山僧到此口難緘。

靈巖披雲臺十頌

林底常懷老藥山，皮膚脫盡萬機閑。披雲月下時長歎，千古風流滿世間。
戲鐫崖石號披雲，且欲朝昏見古人。折脚鐺中聊自足，世間憂喜不關身。
拄笻臺畔自騰騰，野草閑花照眼明，綠水青山皆舊物，鳥啼猿笑別無聲。
春暖巖花處處紅，住山境界樂無窮。勞生奔競何時已，說與還如耳畔風。
當年吳越日相攻，蟻鬪蝸爭不少容。范蠡西施伎倆盡，青山依舊白雲中。
兀坐雲根懶舉頭，更無言句示禪流。森羅萬象分明說，有口何妨挂壁休。
老來羞懶出人前，只欲隈巖傍水邊。多謝洞庭峯頂月，夜來向我十分圓。
禪門難得好兒孫，逐句尋言總失真，山是山兮水是水，莫將情解鬪尖新。
透過無心種種休，松間石上自悠悠。田園不用爭疆界，大地都來一指頭。
莫笑山僧語句麤，真情何處著工夫？世人用盡精神討，緣木何曾覓得魚？

和堯峯泉老

清輝軒

湛湛平湖浸月明，漁歌聲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跏趺坐，不稱詩情稱道情。

碧玉沼

深靜含秋一鑑寬，清甘聊酌齒牙寒。靈巖自笑荒山骨，明月泉慳祇欲乾。

多境巖

聊向蒼藤挂六鐶，滿前嘉致屬幽閑，雙眸淨洗看無猒，欲結遮頭草一間。

寶雲井

寶雲誅草廣禪林，鑿石窮源意亦深。長嘆甘泉不當路，汪汪空有濟人心。

白龍洞

古洞深沉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白龍何處淹頭角，天下蒼生望汝歸。

觀音巖

笑日野花青嶂下，歌春幽鳥白雲間。寶陀大士全身露，懊惱游人空看山。

妙高峯

下視群山盡子孫，孤高直與月輪分。善財不用別峯覓，只此休時見德雲。

偃蓋松

寒松門底如張蓋，招引嘉賓眼倍青。方丈老人迎送少，未應因汝下幽庭。

東齋

禪板蒲團消永日，明窻淨几映踈筠。一鑪香盡六時過，轉覺山家氣味真。

西隱

匿影長嫌山未深，閉門莫放俗塵侵。如今滿眼事奔走，欲對何人話此心。

余結茆西山，終日無事，因作洞庭十二偈，以彰眾生日用不知之道。趙州云：時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斯言最切，人莫曉焉。

鷄鳴丑，一聲喚起菴中叟。披衣蹈月聽松風，人間萬事慵開口。
平旦寅，疊疊湖山觸目真。箇中更擬論玄妙，七十二峯應笑人。
日出卯，參禪切忌生機巧。近來衲子學虛頭，未曾喫飯先言飽。
食時辰，粥飯精麤養病身。落蘇苦蕫今年少，誰念庵中瘦損人。
禺中巳，樵夫來說人間事。六月江頭兵未休，盡向眾生心上起。
日南午，瓦鑪石銚閑家具。拾薪吹火自煎茶，笑與兒童相爾汝。
日昳未，撩起布裙閑掃地。庵舍荒凉無客來，門前黃犬因何吠。
晡時申，自笑平生懶是真。白髮蒼顏陪奉少，聽渠歡喜聽渠瞋。
日入酉，光境前頭豈長久？更無佛法可商量，聽他衲子交橫走。
黃昏戌。有口何妨長挂壁。半簾秋色卷西風，一點青燈照茆室。
人定亥，住山自有家風在。老來落得放心眠，人生莫被閑名礙。
夜半子，紙帳松床睡方美。翻身不覺念勞生，幾箇不遭心識使。

題杭州西湖可堂

避喧求靜到湖山，却被湖山不放閑。蹈破草鞋遊未遍，便甘投老兩山間。
喜見君心有歲寒，閉門終日對琅玕。相逢不具香嚴眼，祇作敲風帶雨看。

題石橋

衝寒得得到天台，不為青山綠水來，自愧過橋無脚力，却欣供聖有茶杯。蒼崖瀑瀉銀河闊，方廣雲收金殿開，問訊厖眉老尊者，也須回首入塵埃。

題白道猷

猛虎毒蛇從法化，卤神百恆仰高蹤。只因一念分凡聖，礙却前頭蒸餅峯。

題呂城接待院

我來暫解包，困就長床歇，叮嚀木上座，莫苦多饒舌。一身同逆旅，三界若空花，勉爾水雲客，當求見作家。

初至包山大雪戲題

老僧昨夜包山宿，茅屋青燈火滿爐。料得山神心喜我，曉來巖樹雪摸糊。

次日，有鵲巢於庵前棗樹上，樹高數尺，因筆戲題。

鵲巢低樹絕驚猜，可驗庵僧心已灰。與汝林間緘口過，不須虛喜報人來。

栽松

栽松須覓曲松栽，養就山林擁腫材，直是無人著眼看，歲寒方得老巖偎。

手植小松

小松盈尺已凌雲，肯學芬芳桃李春。想汝龍鱗合抱日，老僧應是再來人。

題一笑庵

旋縛茅茨蔽雨風，土床蒲薦自雍容。榮枯過眼人間事，盡付山僧一笑中。
老覺形骸漸漸衰，放懷終日眼如眉。畏人知處閑名出，猶喜歸庵未甚遲。

題也休庵

曲木為庵土作床，有門不閉且無妨。時人莫笑家風拙，歇得心時事事忘。
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無心我也休。打著郎君心裏事，從前恩愛冷啾啾。

睡起戲題

喫粥喫飯過，聽風聽雨眠，莫將安樂法，容易與人傳。

題寒食花

寒食花無數，寂寥草莽同。只因顏色少，留得老山中。
少艷人稀賞，無香蝶不知。人心尚紅紫，爭看醉西施。

題紙襖

新成紙襖著彭亨，掉臂何妨雪裏行。我既不怜人不愛，世間從此免相爭。

師初到包山，見小池瑩如氷玉，父老云：池中昔有白龜，已進之。因命為白龜泉。

任是流金鑠石時，此泉澄湛滿幽池。白龜聞已獻天子，何似蹣跚在淤泥。

題隱泉

泉隱甘無竭，人閑道轉高。涓涓清自足，休苦作波濤。

包山開井

山骨鑿深六十尺，石中泉眼始方開。後人飲水知來處，曾費山僧心力來。

小師般塼造塔

傴僂山頭自負塼，要成小塔立雲煙。聚沙也似兒童戲，且為湖山結少緣。

入定觀音

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為彼散亂人，故現如是相。

廣瑞巖和尚呼主人公諾

主人公諾聽我語，死生流轉無停住。今日忙兮明日忙，靈光一點何時悟。
主人公諾，聽我道，貪名逐利何時了。爭如識取自家珍，靈光灼灼無邊表。
主人公諾聽我勸，浮生莫作欺瞞漢。暗裏雖然瞞得來，明中依舊還消散。
主人公諾聽我說，百歲光陰如電掣。四十五十不回頭，問君更待何時節。
主人公諾聽我囑，今年已是五十六，為人終是費分踈，何日口邊生白醭？

勸食素

喫肉何如咬菜根，且圖身口戒香薰。莫言死後無因果，八兩須還他半斤。

勸晨朝食素

未能遽斷葷和酒，且結晨朝清淨因。省費省緣兼惜福，靈巖此語太饒人。

懷淨照禪師

一別蘆江後，千峯鴈影沉，聞迴天子詔，方見老師心。籌室應將滿，禪關轉見深，秋來甌頂夜，時復夢投針。

閱佛鑑禪師語錄

說禪要似鍾山老，有口無心幾箇知？要我舌端轟霹靂，就渠眼裏下鉗鎚。平時却出活人劒，險處聊為死馬醫；慚愧叢林宗匠在，與人掃盡百生疑。

乞退慧林寄佛果禪師

單絲繫住老牛脚，心欲東西未自由。憑仗東風齊著力，早教舡子下楊州。

寄壽春沂和尚

聞把東禪木杓柄，放開布袋好流傳。後人薄己符言行，壁立家風要斬然。

答天寧訥和尚

老來多睡勝春蚕，五蘊山頭卓箇菴，隨分飢飡渴飲過，不知何地見同參。

寄東禪玿和尚

聞坐天童上板頭，深挑痛箚未應休。吾門直截無窠臼，家破人亡始自由。

答廣燈禪師退翠峯

有經遮眼明窻下，無事干懷白晝長。自拾松枝燒歠鉢，看人終日競頭忙。

送慶善珪和尚

道人門冷如秋色，竟日曾無俗駕來。近為耽詩成癖好，寒窻夜作老猿哀。

中秋寄璜和尚

秀嶺高峯咫尺間，青松常伴白雲閑。中秋同翫洞庭月，誰道山家不往還。

和規和尚

老來心地爛如泥，卜得胥湖作虎溪。七十二峯煙浪闊，聽他游子路頭迷。
去年西塢得相尋，雪竹霜松一徑深。圓屋青燈聞妙語，使人灰盡一生心。
但得茅簷春睡足，何須石室較籌盈。遙知別後多蕭散，坐聽松風萬壑清。
鏡像魔軍方滿目，浮雲世事急抽頭。倚蒲癡坐慵開口，詩債還能饒我不。

和信和尚

一身彼此轉蓬樣，百歲光陰交臂間。底事石梁成邂逅，烽煙影裏得餘閑。
喜君胸次氷壺淨，道富身貧只我諳。利火名湯方鼎沸，看人終日手爭探。

示高維那兼簡寶華鑑和尚初出世

石上三生夢已非，人間萬事眼如眉。歸家更問寶華老，何似板頭端坐時。

會源首座

高蹤不負當年約，時憶翻然命駕來。世味任教甜似蜜，道心終使冷如灰。茅茨款我三椽小，石榻緣君一笑開。倚杖春風話平昔，寄言猿鳥莫驚猜。

會吉上人

晚歲欣逢彼上人，誅茅約我老江濵。世間聲利空翻覆，林底交游無故新。學力幾年淹講席，真風一掃盡情塵。近來百鳥無尋處，開盡巖花爛熳春。

示純禪者

故園我別已多時，見子猶能略展眉。鄉語每聞聊發笑，客情無復更生悲。尋師慎勿貪眠食，立雪終教徹髓皮。畢竟禪家外文字，之乎者也不須知。

示敏禪者

尋師問道豈徒然，休似癡夫飽睡眠。白日西傾如箭息，紅顏暗去若繩牽。斷肱立雪思吾祖，刺股懸頭傚昔賢。此語叮嚀須記取，莫教容易過流年。

示曇禪者

數椽茅屋海門邊，雲水生涯祇任緣。逸足懶收支遁馬，清香聊種遠公蓮。欲干世上千鍾祿，何似林間一覺眠。異日果來期款曲，為君芥子納三千。

示求禪者

靈光一點自分明，照破眾生違順情，拶看通身開正眼，方能日午打三更。

示襄禪者

古人得後便休休，茆屋青燈百不求，遮眼謾將黃卷展，不風流處却風流。

示表禪者

放下千斤重擔子，重歸巖谷舊三椽。不須苦覓楊州鶴，伴我林間骨碌眠。

示皎禪者

世事不中迴首看，湖山他日為吾來。草衣木食相陪過，肯把柴門取次開。

僧道成於金山住破屋一間，有不下山戒，喜其孤潔，贈之以偈：

歇得心時自少魔，山頭孤坐養天和。莫嫌茅舍不寬廣，茅舍纔寬事便多。

安正閣黎求偈

黃葉止啼知即已，敲門瓦子亦休留。虛空講得真經後，解笑當年石點頭。

因首座求偈

衣底明珠本自圓，箇中無正亦無偏，蒲團紙帳坐終日，體取先師苦口禪。

至禪者求偈

探竿影草閑家具，獨弄單拈破笊籬，口醭心灰諸漏盡，菱花不拭自光輝。
玉偈金言一掃休，己靈不重聖何求。無常煞鬼難吞處，祇為渠儂得自由。

道智更衣參學求偈

未見虛空解講經，箇中切忌計工程。蒲團七箇坐不破，豈可等閑明死生。
妙句玄言一切休，只看露地一頭牛。忽然鼻孔芒繩斷，吼月耕雲便自由。

剛監院遣小師子文包山下書文別求偈兼示剛公

一葉輕舟泛太湖，西山來覓老僧居，歸家好為力生說，林底安閑是坦途。

法照大師求偈

戴角披毛老牸牛，牽犁拽杷幾經秋。脚跟終不隨人轉，鼻孔遼天得自由。得自由，洞庭湖裏冷啾啾。

老僧慧因唱盡衣鉢，欲捨身火化二偈誡之。

衣鉢老來都唱却，赤條條地更身安。但教留得娘生袴，雪打風吹不解寒。

好死何如且惡活，隨緣隨分傍巖隈。直饒野火燒殘後，依舊春風吹出來。

因禪者欲編語錄，以偈止之。

吾祖初來字脚無，兒孫後代競編書，子今莫苦著文字，秘取圓明頂[寧*頁]珠。

安禪者，為思谿國覺專使，遠至國清，以偈却之。

豐干端是饒舌漢，引惹閭丘特特來，累及寒山無雪處，巖門從此不應開。

達空大師始欲落髮，以偈止之。

若能轉物即如來，糞掃堆頭正眼開，隨順眾生顛倒法，肯教一點污靈臺。
逆順機中總是禪，在家不礙出家緣。龐翁父子團圞坐，始覺無生話不偏。

慧林誡禪徒入浴

浴時少使一瓢湯，受用浮生日子長。薪桂未言京國貴，轆轤百尺幾夫忙。

誡參徒睡不脫衣

孤舟共渡有夤緣，一眾相依豈偶然？但我住山隨處所，不令衲子脫衣眠。

寄窶首座

投老西山百不為，把茆是處可幽棲，太湖三萬六千頃，天與山僧作虎溪。

寄國清光長老兼示諸衲子

寒拾長談苦口禪，無人領解許多年，如今拽轉家風也，好把泥牛痛下鞭。
豐干漏泄因饒舌，描邊虛空總是渠，酬笑閭丘無鼻孔，竈前禮拜覓文殊。
聚頭作相都休問，那事如何為舉揚。放得肚皮滄海闊，世間無物不包藏。

寄普惠勝長老

萬歲藤枝遠寄來，也應知我老衰頹。水邊石上扶持立，正眼時時為子開。

寄實相院主

乞得包山古寺基，竹窻松檜作幽棲。何時一棹來相訪，說盡人間萬事非。

送炬禪者歸寧親

出門烟水正茫茫，體露金風木葉黃。父母未生前一句，不知何地是家鄉。

送正禪者歸為本師起塔

先師骨冷已多時，千里迢迢特地歸，要會去來無間斷，箇中一步不曾移。

送暹禪者出京

畢竟歸山是勝游，道人閱世本無求。小舟東下輕如葉，回首紅塵一笑休。

送珍禪者

湖邊看子上歸舟，林底初驚一葉秋。要似羚羊長挂角，莫教獵犬得蹤由。

送全禪者為普慧勝長老專使下書回

獨秀峯前一朵春，為傳消息豈辭辛？歸家覓取住山斧，作箇叢林向上人。

送印禪者

要如璞玉深藏器，莫比囊錐立露尖。隨處關門安穩坐，不妨終日口如鉗。

送廣法初長老下鄉

偎巖傍水我甘老，垂手入[廓-享+墨]公正時。異日歸來同粥飯，折鐺不用倩人提。

謁法報菴主不值

道人雲出山，軒窻有佳趣。松竹自說法，客來點頭去。

示小師法照

菴小不能容汝住，湖邊相送頗依依，身心欲得長堅固，記取重圍喫菜時。

法逸云：嘗記墮城時，番人追逐時，回觀平江變為瓦礫時，只此便是息心處也。師云：何止息心？

三處莫忘真是藥，兩針不蓄亦無妨。渾身劫得焘雞盡，始好參禪作歇場。

聞平江焚爇

阿呵呵了阿呵呵，聚落都如螻蟻窠。一弄火銷無影迹，幾人於此悟南柯。

彥強求偈

老僧住世非長久，之子春秋正盛年，生鐵脊梁須竪起，莫於鄉井苦留連。

示師勤

出家畢竟事如何，超越情塵敵死魔。莫向叢林貪飽暖，百年光境等閑過。

示小師行脚。前輩打包，意在省緣，無冗細，無玩好，如德山挾複子到大潙是也。今人打包即不恁麼，鉢盂以梅花衲作袋，祠部用古蜀錦為囊，淨瓶交枕總要光鮮，拄杖戒刀莫非濟楚，笠頂上閑文潑字須及數斤，線貼裏韄樣針筒將看一擔，只要別人道好，忘却自己辛勤。若是脫洒衲僧，必不如是，草草地挈箇包子，卓卓地做箇道人，直似野鶴孤雲，切忌無繩自縛。汝等更聽一偈：

古人只蓄兩枚針，夏葛冬裘逐旋尋。汝輩盛年脚力健，好携複子歷叢林。

資福訓童行頌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夜常精進，莫只勞勞空過時。
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塵掃不盡，出家四事恐難消。
焚香禮拜莫忽忽，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生塵垢罪，願承法水洗心胸。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長如履薄氷，雖是未除鬚與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頂方袍日，事事臨時總現成。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田如未淨，菩提種草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修身第一方。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猪頭驢脚分明見，佛地今生掃未休。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時窮。暗中莫道無人見，只恐難瞞馬相公。

一等出家為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水宜勤謹，自有諸天鑒照人。
香積廚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月雖辛苦，須信因深果亦深。
二時普請宜先到，眾手能為事不差，諷取如來經一卷，都勝閑話口吧吧。
廊下逢僧深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態宜謙讓，莫似愚人禮數無。
家事精麤宜愛惜，使時直似眼睛看，莫將恣意胡拋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裝香莫猒頻，事眾若能常謹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挂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儀常具足，莫隨愚輩學麤踈。
拳手相交不可為，麤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面須揩却，到底饒人不是癡。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聲皆不可，莫將麤行破威儀。
有時緣幹到街頭，照顧溈山水牯牛，門外草深常管帶，等閑失却便難收。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向前。不見碓坊盧行者，祖堂衣鉢是渠傳。

和蔡相面壁軒

見便直下見，碧眼明寸電。瞥爾落思惟，何啻千山遠。
壁亦何須面，禪床今拽轉。翻笑鈍胡僧，更不作一喘。
箇事本來如，風光滿帝都。酒樓春洞曉，盡現大毗盧。
處處是方便，此理幾人薦。不識雪峯毬，錯認鹽官扇。

孫大夫求偈

論政已肩裴相國，談禪應笑老維摩。道存休恨歸來晚，一語投機已是多。

再住慧林和高觀察韻

歸來飽睡懶談真，一任禪和喜作瞋，笑破野堂居士口，孤雲去住也由人。

答葛待制

與君同宿洞庭山，此箇因緣非等閑。好記燈前一句子，莫教流落向人間。
終朝圓覺不曾迷，底事勞生強是非。一掃浮雲纖芥盡，箇中心月自光輝。

題孫主簿真慶閣

黃卷展開共佛語，青山長對伴僧禪。一鑪香盡六時過，浮世何人有此緣。

章學士避地毛公山，號隱泉居士，因相約作廬山飲，携偈赴之。

杖藜來赴廬山飯，喜見公家園有蔬。安得龍眠老居士，丹青重畫隱泉圖。

吊王觀察

去年公到包山寺，林底相逢笑不休。今日我來公已去，石羊石虎替人愁。
臨終一得老僧言，掃盡胷中事萬千。回首榮華都似夢，便能談笑死生前。

謝王七舍人施手寫華嚴經并大藏等經及彌陀像

大千經卷毫端出，鐵劃銀鈎字字清。更會當頭這一點，六塵堆上放光明。
大法流通千有春，西山猶未識金文。琅函玉軸照嵓谷，想見龍神亦喜欣。
每日覩佛殊勝相，還如溪上見公時，堂堂風貌無凡聖，只要當人路不迷。

結茆包山寄孫彥孚主簿

老矣休休卜養閑，囊空賒得洞庭山。朝中誰送米三合，風雨自存茆一間。清嘯有雲披月嶺，高眠無客打柴關。此情試為知音說，應隔滄浪冷破顏。

與俗兄相見

兄弟情深夙有由，死生岐路各須修。要知五欲坑中嶮，萬頃風濤一葉舟。

殷員外為包山鑄鍾畢求偈

包山一火鑄鍾成，百草頭邊總是聲。喚起勞生開睡眼，一時於此得惺惺。

李都事求偈

棒頭筆下宜精審，打鑊敲枷好用心。成佛作祖只這是，勸君不用別追尋。

孫保義求偈

省緣知足常安樂，廣費多求損道情。鬧市門頭祖師意，放教心地坦然平。

吳保義求偈

前日相逢欣款曲，見君舅次坦然平。祖師有箇入門句，只要時中事事輕。

王員外求偈

勸君不用廣貪求，隨分家緣了便休。百歲光陰能幾日，得回頭處早回頭。

金大翁求偈

禮拜燒香新活計，行舡種橘舊家風。欲知自己彌陀佛，便是亢山金大翁。

許善友求偈

二十畝田供伏臘，無妻無妾自由身。回觀萬頃良田者，也是人間多事人。

善友誦金剛經求偈

背誦金剛四十年，老來心地轉精專。勸渠不用憂生死，只此修行便是禪。便是禪，不須參，一句該通五百函。無我無人無壽者，塵塵剎剎笑瞿曇。

因讀法華經，至火宅喻，不覺一笑，因書偈示孫主簿。

夢裏分明有火殃，覺來心地本清凉，三車亦為兒童設，想見瞿曇別有方。

高道人云：和尚慧林小參，說人身假，合似箇破砂盆，莫教失手打碎，便見千休萬休。師問：你這砂盆使來幾年也？高云：六十三年也。師笑云：照顧，照顧。

人身正類砂盆破，三篾束縛全暫時。暑往寒來宜愛惜，莫教土上更加泥。

高聞，眼中淚下。師云：有箇不破底，還識麼？高云：乞師指示。

砂盆打破化為塵，始是撐天拄地人。舉世只言身是幻，不知誰是幻中人。

諸道友以法愛故常至包山以偈却之

老僧多病厭將迎，且卜西山隱姓名。若是吾家真道友，隔湖相見最分明。

真州檀越求偈。

了即業障本來空，心如聚蟻意如風，未了應須還宿債，破後還將茅草蓋。燈籠露柱笑呵呵，好是焦山口更多，奉報楊子江頭水，等閑無事莫興波。(此人不數月因官事而死。)

資福改神霄，道友挽留不得。師去，以偈却絕。

人生聚散本無常，休把閑愁腦肚腸。三十年後重相見，拍手呵呵笑一場。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二

補遺　擬寒山詩(共二十首)

我愛寒山子，身貧心自如。吟詩無韻度，燒火賸工夫。敝垢衣慵洗，鬅鬙髮懶梳。相逢但長嘯，肉眼豈知渠。

拾得詩清苦，風騷道自存。看雲歌竹石，步月出松門。識取心中印，休磨鏡上痕。時時多漏泄，塵世少知恩。

人生萍托水，流轉成愛河。鼓激無明風，出入生死波。一念若知歇，諸緣皆息魔。急須登覺岸，勸子莫蹉跎。

人生貪愛重，所欲未嘗周。一飯飽足矣，萬鍾心未休。黑業何時了，紅裙也自羞。鬚毛已侵雪，猶自日悠悠。

何曾食萬錢，顏子飲一瓢。賢者心念道，愚人志在庖。賢愚趣不同，何翅雲泥遙。豢養恐非福，可信如昭昭。

人生貴無業，不貴多伎能。伎能人看好，業能灾汝形。文章妙天下，氣宇吞滄溟。此身若一失，六趣且飄零。

世間聰明人，必欲聞其過。寧知業所使，大抵貪成禍。因果鏡中容，容豈非是我。陰報最分明，詎論官職大。

人生如春花，能得幾時好。朝吹與暮洗，朱顏變枯槁。花落有後生，人老不復少。萬事只今休，莫更招煩惱。

世人怕說死，說著死便諱。及到死期來，老眼先垂淚。戀妻復戀妾，見神并見鬼。不入祖師門，癡迷直到底。

六十休造屋，七十莫置衣。縱然得受用，能得幾多時。身心要早歇，準擬與死期。正如人遠出，預辦為便宜。

道力與福力，平時似亂真。福力有盛衰，道力無富貧。人生不學道，只種輪迴因。君看天福盡，滿眼生埃塵。

自料七十歲，匆遽那能期。況今五六十，形骸覺漸衰。正如春暮後，青多紅少時。去住呼吸間，斯言真不欺。

譬如臨明鏡，面目各相對。好者默自欣，醜者亦知愧。惟鏡兩無情，光明常一體。若人心似鏡，成佛在彈指。

厚葬非孝心，死者必遭辱。君看離亂時，何墓不伐斲。黃金眾賊分，白日孤魂哭。最愛莊周叟，天地為棺木。
出家要省緣，省緣易入道。如何無事人，婁攪閒煩惱。奔赴富貴門，莊嚴房舍好。不知被物使，區區直到老。
若以爭止爭，其諍轉不已，惟忍能止諍，是法中尊貴。不見老瞿曇，妙相三十二，魔軍刀劒來，只以無心對。
人身苟無業，生死何足疑。生也不須戀，死亦不須悲。一身真逆旅，萬事皆兒嬉。請來綠岩畔，與君歌紫芝。
靜看營巢燕，銜口泥千轉。一洒貧家梁，一宿王宮殿。寄托暫時間，何暇分貴賤。人生達此理，沒齒無欣怨。
貧窮難作福，富貴易造罪。有力無道心，有心無貨賄。有福有道心，百中無一二。不見老瞿曇，福慧雙嚴美。
佛為大醫王，留經治眾病，眾生雖讀經，展轉不相應。病是貪瞋癡，掃除須淨盡，貪瞋癡不除，無緣了真性。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三

東京慧林慈受廣錄序

慈受和尚說法偈頌，如大醫王應病用藥，無苟然者，世同喜聞而樂道也。師住世日，眾欲鏤板，師力止之，因命侍者盡取私記焚棄，故終師之身，語錄未聞刊行也。師圓寂後，有得法沙門聚師六處住持之語，銓簡編次為上下錄，悉與衲子林下語也。若其逢場游戲，放言肆說，俾眾生隨類得解者，多不見錄。余一日禮謁老師之塔，其徒相告曰：師之道德，世舉知有無，待後人之發揚，然辯才敷演，春雷震而秋漢傾也。今之所傳，簡約如是，百歲之下，私錄湮沒，學者聞其風而悅之，將何證諸？今欲集參徒所記，廣為之錄，命工揮斤，以示後學。余曰：前所流布，已違老師之意，今予又從而校其□□，過益甚焉。其徒曰：不然，雲門和尚說法如雲，殊不□人，記錄其語，見必怒罵。當時明教以紙為衣□□，所聞，即筆記之，今對機室中錄皆所傳也。使明教從雲門言，則古塔主無因以悟，而今日叢林不復聞當時所說也。我輩寧違背老師之誡，而願與後人共聞之。余曰：去彼取此，我不敢知，援明教之事而流傳老師言句，則同道者庶幾有取於斯。因□其語而□之。紹興乙卯上元日盛。

東京慧林禪寺慈受深和尚陞堂頌古上

侍者　普紹　編

供養六祖，上堂。昨夜有人來報：初祖達磨與二祖可和尚、三祖璨和尚、四祖信和尚、五祖忍和尚、六祖能和尚來謁禪師。山僧遂教請達磨近前，展坐具云：久仰道風，無由禮見。山僧把住坐具云：彼此老大，不煩如是。達磨正視山僧云：九年冷坐熊峰頂，五葉花敷大地春。山僧云：少賣弄。二祖云：看著庭前三尺雪，特地令人兩臂寒。山僧云：鈍根阿師。三祖云：既知罪性元無染，一拳拳倒皖公山。山僧云：惜取眉毛。四祖云：悟來解脫無繩縛，拳倒虛空得自由。山僧云：未是好手。五祖云：少年再到傳衣地，翻憶前生種樹時。山僧云：貧兄思舊債。六祖云：莫遵舂糠無伎倆，碓中搗出古菱花。山僧云：便重不便輕。達磨云：老僧遠涉鯨波，得到此土。兩回中毒，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以次諸人立雪斷臂、種樹舂糠，只為此事。如今兄弟飽食高眠，不肯學道，可謂正眼近來如掃土，禪門難得好兒孫。山僧震聲喝云：尚敢嗽氣在！我此方人本來

無事，被你來這裏胡言漢語，教壞他人家男女。更若忉忉趕回葱嶺，莫言不道。達磨云：去聖時遙，也有恁麼長老。山僧云：說什麼也有。將拄杖一時趕出方丈，復召：禪和子，六箇老漢被我折合了也。這回肚裏無事，各請歸堂去。

為母作齋，上堂。時光迅速急如流，一別慈顏幾換我，墳墓鄉關空杳杳，死生岐路兩悠悠。充飢乳哺恩難報，寄體懷擔力莫酬，想像音容無覓處，春風特地使人愁。恁麼說話，大似俗氣不除、恩愛未了，且道衲僧將何報德？遂卓拄杖一下，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母恩。

上堂。涅槃生死兩般名，正眼觀來一性靈，五蘊山頭雲散後，大千沙界月長明。這一段光明輝天鑑地、耀古騰今，不曾欠少，於其光中無生死、無去來、無壽夭、無窮通，見有生死、見有去來、見有窮通、見有夭壽者，皆見五蘊山頭陰雲未散。所以道：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直饒到這箇田地，更須知有衲僧拄杖子始得。且道如何是衲僧拄杖子？良久，云：不犯之令。

上堂。諸佛不出世，三轉妙法輪；祖師不西來，一句徧天下。此一句子是渡生死海堅牢舡也，此一句子是破黑暗大明燈也，此一句子是療眾病之良藥也，此一句子是伐煩惱樹之利斧也。三世諸佛傳此一句子，六代祖師傳此一句子，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皆從此一句中流出。且道這一句子從什麼處流出？良久，云：若向意根卜度，卒未有了期。

上堂。焚香擊鼓，問難縱橫。大施門開，頭頭漏泄。蛾蚌蟻子，盡演苦空。露柱燈籠，皆談般若。如斯指注，曲為今時。正眼傍觀，未為穩當。衲僧家到這裏，須知有三世諸佛形容不及處，六代祖師傳受不得處，天下老和尚摸索不著處。若向這裏透得，不妨於生死界中得大自在。若透不得，說食終不飽。

結夏，上堂。三月安居要護生，蛾蚌蟻子亂縱橫，衲僧自有轉身路，不向時人行處行。良久，云：三條椽下清風遠，六尺單前白晝長。

上堂：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社桑知天風，還有心麼？海水知天寒，還有意麼？無情之物尚自知時，多少衲僧一向瞌睡？

普請般土，上堂。資福為人處，從來無異路，飯飽譬如閑，共般數檐土。你行我亦行，你住我亦住，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既是不會，為什麼也相許？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

磨牛，上堂。咄哉異類身，輪轉無休息，戴角復被毛，觳觫償人力。我觀佛與牛，其性本來一，良由昧此心，所以異形質。想汝為

人時，豈信有今日？侵欺常住錢，互用招提物，是非信口談，酒肉恣情食。五戒既不持，人身安可得？今日墮牛身，方知無利益。
上堂：祖師門下直截根源，但言見性成佛，此外□□異說。若論見性成佛之旨，各在當人分上歷歷孤明，如日照晝、如月照夜，本來不昧。所以道：一切聲是佛聲，更無異聲；一切色是佛色，更無別色。以拂子擊禪床，云：還聞麼？觀音大士在你耳朵裏轉大法輪。又舉起拂子，云：還見麼？普賢菩薩在你眉毛上放光動地。然雖如是，更須知有離見聞、絕聲色外一段事始得。你且道：如何是離見聞、絕聲色一段事？會麼？待虛空點頭即向你道。
上堂。纔見仲冬初，不覺又月半，光景急如梭，人情忙似鑽。白髮鬢邊添，朱顏暗裏換，名利競頭爭，好事無人看。臘月三十日，饒你是鐵漢。為什麼如此？良久，云：覺花有種無人種，心火無煙逐日燒。
印禪師赴蔣山請，過資福上堂：禪門泊將氣如雲，江北江南把要津。莫怪林眾閑未待，掃除佛祖要當人。大眾還見蔣山新堂頭禪師麼？心珠燦爛，氣宇高明。犀頂庀眉，河目海口。一揮麈尾，下視諸方。六處道場，平肩千聖。而況鍾山勝槩，江南上游。是寶公之覺場，乃舒王之禪室。久虛法席，今喜得人。四海參徒，望風景仰。況當今日，宗風不振，教法將沉。叨名竊位者，似粟如麻。振領提綱者，萬中無一。更望師叔禪師，放低氣宇，曲順人情。誘引方來，流通正眼。使圓照之道，昭昭然於天下者，非師而誰？資福小姪，道行無取，踈拙有餘。乍此傳持，百無所有。諸事荒涼，薄緣可歎。特蒙禪師，象駕光臨。既然舊店童開，何惜逢場作戲。下座。攀請禪師，略陞此座，大震雷音。使此一眾，得聞於未聞。恁麼說話，猶是諸人共知底事，且道六耳不同謀底又作麼生？記得米胡和尚一日領眾訪普濟，濟纔相見，便拽轉禪床而坐，米胡於背後立，少時便歸客位。濟云：也須驗過始得。再令侍者請米胡，胡纔至，便拽轉禪床而坐，濟遶禪床一匝，便歸方丈，米胡領眾便出。師云：看他古人相見，終不以世諦流布，一錐一劄，暗去明來，天然育異。雖則如是，未免欠他一著。在眾中商量道：普濟便拽轉禪床，翻成特地。又道：米胡於普濟背後立，遂成造作。又道：纔見拽轉禪床，便與掀倒。又有底道：但拈起坐具，臂背便搠。恁麼拈提，大似暴虎，憑何麤心太甚？若向密密處檢點，遠之遠矣。既不恁麼，且道作麼生商量？諸人要見得分明，須是新蔣山禪師批判始得。
鏘鍾，上堂。欲鑄紅爐百煉金，先煩廣結眾人心，刀山劍樹長年苦，好為勞生發妙音。大眾！忽若有箇盲聾瘖瘂底人，如何救得？良久，云：佛手遮不得，人心自等閑。

上堂：昔時說有千般，今日看無一種。等閑拈轉虛空，始得平生受用。只如虛空作麼生拈轉？換你眼睛，穿你鼻孔。
上堂，舉：古人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只如目前燈籠、露柱、淨餅、香鑪，無非是物，如何得成一體去？還會麼？切忌土上更加泥。
上堂：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師下禪床行數步，却上座云：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你若識得，焦山今日失利。
送化主，上堂。焦山舊日時，堂安百餘眾，笊籬與木杓，如今不足用。多謝諸禪人，各出一隻手，南北與西東，面南看北斗。厨中一箇鍋，煑粥又不多，若非憲上座，誰人柰爾何？水陸會街坊，六人為摠領，但看正二月，夜夜香花請。二人同一心，打圍要種菜，意在钁頭邊，兩彩都一賽。臘月冷如氷，眾僧猶臥簟，二人去化蓆，姑蘇也不遠。漆桶要打破，深禪却要光，但教無滲漏，得箇也無妨。鎮州蘿蔔頭，今年到處少，奇公去打錢，典座呵呵笑。法真小比丘，去覓為山牛，繩頭須緊把，鼻孔要牢收。迹在牛還在，無心終易求，要得十分好，更造一層樓。更有一件事，不小亦不大，擘也擘不開，跣也跣下過。常在動用中，未有人擔荷，你若肯發心，我為你說破。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韶陽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僧云：學人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且緩緩。　師乃云：好諸人者，唱者雖多，會者極少，往往會得這僧問處，不會雲門答處。焦山今日為你真箇唱韶陽一曲，臘月二十五，拄杖二十五，燈籠二十五，拂子二十五。
普請栽菜，上堂。焦山別無見解，且學古人栽菜，若還摠不生根，也是諸人有彩。無端跂死禪和，只要硬守疆界，忽然築著磕著，便見草賊大敗。大凡履踐此事，須要自由自在，從教土面灰頭，不怕風吹日暵，老來意在钁頭漫，家風自有通人愛。
上堂，舉洞山夏末示眾：汝等諸人初秋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後來僧舉到瀏陽庵主處，主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師乃云：洞山者子有口無舌，端語便息道玄路。瀏陽叟激濁揚清，偏愛向無句中有句。慈受叟道：汝等諸人初秋夏末有六條路，一條可行、五條不可行。第一不得向聖妙地上揑目生花，第二不得向平實地上認奴作郎，第三不得向光境門頭弄粥飯氣，第四不得向無事閤中隈刀避箭，第五不得向葛藤窠裏說黃道赤，第六條路方許諸人行。且道這一條路作麼生行？還會麼？不因草鞋彼，爭覺路岐長？
上堂：莫謂無心便是禪，箇中有路更幽玄。繫驢橛子惟翻後，打著南邊動北邊。

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汝等諸人好將每日馳求底心體究斯事，久久之間自然明白去。若不恁麼，皆是虛生浪死。不見古人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累劫受餘殃。

劉太尉請上堂。不風流處也風流，匹馬追風四百州，金鏃離弦胸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讎。大眾！此事喻如軍前嚴後、掣鼓奪旗之義，擬議之間早是蹉過了也。山僧於楊子江心、海門山下箚箇硬寨，用臨濟為先鋒、德山為殿後，挂三玄之戈甲、列五位之旗旛，架石鞏弓、操靈雲劒，打禾山之戰鼓、擎秘魔之硬叉，頂門正眼耀乾坤，袖裏金鎚驚佛祖，探竿影草要須點著便行，入死出生方是作家手段。然雖如是，且道：不動干戈、坐籌帷幄者是什麼人？良久，云：箭中紅心人莫問，大家齊唱太平歌。

檀越供養華嚴五十三善知識，請上堂。諸人還見麼？毗盧界內，真如俗諦交參；華藏海中，諸佛眾生一體。古今三世，非後非先；凡聖一心，無迷無悟。是故，如來初成正覺，嘆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不起菩提場而昇普光明殿，不離普光明殿，遍昇夜摩、忉利、兜率、他化自在諸天，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令一切眾生於自身中得見如來智慧德相。是故，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善知識，畢竟不離初心，過一百一十大城，要且未嘗舉步。諸人要見十重法界門、十重華藏海，一為無量、無量為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麼？遂拈起拂子，云：一時向這裏薦取。還會麼？妙峯頂上急回首，古佛堂前著眼看。師復云：相公宿於華嚴性海，七處九會有大因緣，每歲之中常興此會。八十卷大經者，隨此方眾生機感而來。若以重重無盡言之，何止於八十卷、三十九品、十萬偈也？有無量無邊塵沙法門，於其門中或現天神、或現夜神而為說法，或現童男、童女開闢妙門，或現外道、舡師，或現長者、居士，或現婆須密女，或現毗目仙人，或現無厭足王，或現勝熱婆羅門，信知此事不在僧，不在俗，不在男，不在女，各各有箇三昧門，各各有箇華嚴藏，海神而嬰之，不出這箇。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魯祖面壁，普化搖鈴，秘魔擎叉，石鞏放箭，神而明之，亦不出這箇道理。善財童子至大興城，參見明智居士。見居士住四衢道中，處七寶臺，薰以妙香，散以寶花，作諸音樂，一切眾生聞其樂者，無不歡喜。爾時，善財童子禮居士足，白言：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知云何學菩薩道，修菩薩行？居士告善財童子言：我得出生隨意福德藏解脫門，且待須臾，汝當自見。言猶在耳，見一切人來居士所，而求種種資生之物，或求飲食者，或求湯藥者，或求錢財寶物者，或求衣服者。爾時，居士觀察眾生所欲，繫念□時，仰觀

虛空，一切諸物從空而下，如其所須，施與眾人，然後為說種種妙法。師云：也甚奇恠，明智居士得出生隨意福德藏解脫門，便有如是殊勝之事。只如相公作如是佛事，有如是莊嚴，亦不普繫念片時，亦不曾仰觀虛空，且道相公得何三昧，證何法門，便得如斯？若也知得，便乃坐參諸位，立見文殊；其或未然，更為諸人注破。良久，云：本地風光何似生，誰明日午打三更，直饒金印大如斗，爭踏毗盧頂上行。

檀越□新宅，請上堂。物物到心上，全心物自閑，古今城□□，得者□如山。且道得箇甚麼？良久，云：但願清風生兩腋，不愁無路到人間。太尉新營華館，喜見落成，供佛飯僧，以伸慶懺。適來智海、天寧二老已為諸人委曲發揚了也，又教慧林說箇什麼？然則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慧林三昧諸人不知。且據慧林三昧所觀，太尉高堂峻宇、庭竹池蓮，宛若山林，不類城市。又恐動土興工，損害物命，庶憑清淨之因，以滌過悞之咎。大凡損害物命、勞役人夫，無出修造。昔曹將軍晚年居處踈漏，家人請加修葺，曹公曰：時方大熱，墻壁瓦礫之間百虫生長，不可傷生。家人曰：微細虫命既不可傷，昔公為大師領大兵如何？曹公曰：我為國事時，未嘗私喜怒輒戮一人，如曹將軍真善用其心者。經云：佛子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又王大王問雪峯和尚云：擬欲蓋一所佛殿如何？峯云：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王云：請師揆子。峯展兩手後，雲門云：一舉四十九。師云：這箇殿子久無人覷著，直得梁柱傾斜、墻壁頹落，不是雪峯重新建立，多少人枉用工夫。貧道今日因行，不妨掉臂為諸人撐拄一上。會麼？空王殿子幾經秋，日瞲風吹古路頭，莫恠今朝聊點破，恐人一向外邊修。

元日，喬貴妃作齋，請上堂。暖日瞲開地面凍，春風吹拆嶺頭梅，他知物物無遮障，自是時人眼不開。和風動地，全提少室家風；瑞草爭春，漏泄曹溪消息。無一處而不彰妙用，無一處而不顯真心，揚佛祖之大機，廓□天之正眼。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巨細鱗毛，普現色身三昧。若向一處薦得，百處千處皆通；其或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大內貴妃皆是前生位中諸佛會上福慧雙修，故得今日示現應身，行菩薩行，助揚教化。經云：乃至於王後宮變為女身而為說法。如是明得，方知貴妃終日說法，利益群生，未嘗間斷。且道說什麼法？諸人要知麼？簾卷春風歌舜日，鑪焚百和祝堯年。

檀越生日作齋，請上堂。直饒問者如青天霹靂，答處似旱地爆雷，明眼人前一場漏逗。況祖師正令不落言詮，纔落言詮便成染污。所以□趙州五年分踈不下，黑達磨九載欲語無□，更無義路可商量，豈有語言挂唇齒？然雖如是，到這裏不免重為混沌畫眉、虛空著襪

去也。憶得大原孚問鼓山：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甚麼處？孚不肯，乃云：你問我。山云：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孚遂搖扇而已。師云：看他古人等閑拈出等閑別，造次施為造□新。雖則恁麼苦，據山僧撿點將來，太原孚被鼓山輕輕一拶，便見漏□。當時纔見鼓山復問，便好與他□□草料。為什麼如此？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

檀越薦，要請上堂。奔馳光景幾番春，何事臨風一慘神？柳綠桃紅依舊在，今年不見去年□。良久，云：幸然明似鏡，向用曲如鈎。

昔日莊周妻死，惠子吊之，周乃鼓盆而歌，惠子折之，周遂論氣形生死之變為春夏秋冬之行，師云：窮根源，說道理，不無莊生；若是超夢幻，出輪回，則未在。不見釋迦老子道：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永嘉又道：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這裏明得，方知生死去來猶如著衫脫袴，了無疑滯。只如今日希言自安人去世後，一年之中印施經典，種種追悼，且道與莊周所見是同是別？還會麼？莊周妻死鼓盆歌，畢竟無由奈爾何，爭似希言今日意，修崇直使見彌陀。

為月印禪師移厨就塔所上堂：葉落歸根萬事休，來時無口句難酬。虛空忽爾翻筋斗，嚇倒雲門六不收。昔日肅宗帝問忠國師：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師云：古人□□□話好則甚好，不免帶累兒孫。一向住死水裏做伎倆，不能活路上作生涯。忽有人問慧林：如何是無縫塔？只向他道：春風院落無人到，野杏山桃爛熳開。師復云：慧林自元豐中建立，前後四十餘年，已歷十代住持。四人終於此地，五人化於外方。信知百年一俯仰，三界一坐具。山僧道行不及古人，學問不如晚輩。叨忝來此，繼續諸公。無補宗風，仰慚佛祖。今日諸道友又請就塔前陞座，到這裏合說箇什麼即得？若說佛說祖、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大似擔水河頭賣。總不恁麼，合作麼生？夜來得箇夢，非常了了。今日舉似大眾，睡中信步到園上，纔入門便見月印云：和尚何故訪及？山僧云：明日移厨，先來問訊。月印云：和尚住持不易，如今做長老最難。況在慧林，衣冠所會，衲子雲集，是非好惡，種種不同，不易支撐。山僧云：禪師在此安隱否？不至寂寞否？月印云：甚安隱。又得覺海、佛陀、佛光諸老相聚，終日道話，甚有法喜禪悅之味。須臾，諸老偕出相見，就坐喫茶。山僧云：時中住持事繁，不得頻來問訊。邇來叢林凋弊，難

得本分宗師出世。諸公何故許多時只管在此冷坐？真燈慧命當使誰續？諸老笑云：誠如所言。若道可行，則赴湯蹈火亦不□；道若不可行，且卷而懷之。近來學者醇而不雜□□□，得，謂得者多，退步者少，爭鋒者多，求寂默者□，尚□言者多，是故人心不一。祖道雖行，覺海起立。今日相會，豈同偶然？遂拈筆書頌云：一著天衣無縫襖，不風流處也風流。靈羊挂角二十載，從聽時人覓路頭。諸公盡笑，幾絕倒。佛陀遂書偈云：當年飛錫別河東，直入都城唱祖風，壁立三關禪子訝，自知不愧老黃龍。佛光云：無縫塔前春草青，涅槃生死本空平，閑來唱箇囉囉哩，世事都如熱椀鳴。月印云：一入王城三載過，慧林人事就中多，如今不打這鼓笛，且伴松風明月歌。諸老云：和尚為月印作齋，不可無語。山僧遂云：自慚無德繼高蹤，百事荒唐懶更慵，要死山今死未得，且將香火奉諸公。諸公大笑。少頃，有百餘僧至，老少肥瘦不等，山僧問云：甚處僧？僧云：普同□裏挂搭僧來禮拜和尚。內有一人云：適問諸大禪師有頌，某甲亦有一偈，不敢形於紙筆，聊口□□遍云：灌漿餕餡多年別，脯插頭羹久不嘗，盛謝諸人來供養，拈匙把筯也無妨。佛陀高聲喝云：你禪和子只說喫底去去。一時走散，山僧遂睡覺。眾中禪和子道：慧林長老青天白日對眾說夢，山僧向他道：夜來做底是夢，如今說底是夢，生底是夢，死底是夢。會麼？夢裏移厨夢裏來，夢中陞座夢中齋，夢中生也夢中喜，夢裏死事夢裏埋。萬事不由人計較，一身休更巧安排□，知夢裏惺惺者，達磨西來□□鞋。

檀越請就□慈塔下，上堂：瑞氣氛氳鎖梵宮，崒嵂寶塔倚高空。簷楹金碧光相照，盡落山僧一頓中。還會麼？諸人纔到竹竿巷口，望見塔尖便急回去，猶較些子；其或未然，慧林不免因風吹火、就虎添斑去也。教不云乎：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何況此日一會，香雲馥郁、花雨繽紛，種種莊嚴、種種供具，便是靈山會上，何殊多子塔前？一瞻一禮盡真如，或讚或揚皆妙用。雖然恁麼，在諸人分上各有箇無縫塔子，還曾莊嚴也無？若道曾莊嚴，且如何下手？三世諸佛不知樣度，六代祖師只得傍觀。虛空寬廓不能容，大地無邊載不起。有時四稜著地，有時八面風生，有時孤迥峭巍巍，有時當處層落落。趙州五年分踈不下，達磨九載不敢承當。也知徧界不能藏，始信從來無縫罅。眾中忽有箇頂門具眼底衲僧、袖裏藏鋒底居士出來問道：如何是和尚無縫塔？又且如何祇對？還相委悉麼？良久，云：看我老來唯柳眼，買人春去是榆錢。

道友作蓮花會，請上堂。靈山會上，拈花微笑者飲光；少室山前，五葉分葩者慧可。自此根苗有異，枝葉扶踈，靈雲見處徹疑情，陸

亘觀來醒夢眼。舍利弗強生分別，須菩提特地周遮，從它萬紫與千紅，白有清香□撲鼻。還相委悉麼？莫將肉眼眼中見，直向頂門門上著。此日一會，皆是上妙供具、殊勝莊嚴，有力者六肯發心，有心者力所不及。又有一等人忽有為法，經云：厭弃有為是菩薩魔事。諸人每日享上妙五欲樂，却云：怕作有為。乃自欺誑也。昔日一居士問智藏和尚：因果是有否？天堂地獄是有否？智藏皆云：有。居士云：某甲曾問徑山和尚。皆云：無。智藏云：居士有家否？士云：有。又問：居士有妻否？士云：有。智藏又云：徑山和尚有家否？有妻否？士云：無。智藏云：徑山恁麼道不妨，居士分上不得道無。看它古人垂慈，直得如是。諸人且去人天路上開箇光明種子，不可說過頭話，大不濟事。不見黑齒梵志一日兩手持兩枝花往見佛，佛云：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中花，佛又云：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中花，佛又云：放下著。梵志云：我從家中將兩枝花來，一時放下了也，更教我放下甚底？佛云：我不教你放下花，令你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放捨處，即是汝免生死根本。師云：釋迦老子只知見兔放鷹，不覺鑽頭入草。山僧更為你注破，若會得，且於祖師門下做箇小歇場。休休休，放下著，無量劫來靈性惡。只知貪愛黑如雲，一段光明都昧却。休休休，放下著，浮生不用多圖度。榮華富貴總成空，到頭唯有無生樂。

檀越中秋日請就家上堂：年年今夜月華多，一點雲生仗是魔。爭似曹溪門下叟，一輪空月照婆婆。所以道：心月孤明，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還會麼？月落乾坤闇，金剛眼自明。師復云：靈山一瞬，迦葉末上承當。少室九年，可座主最初領解。由是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唯此一心，更無別法。在聖而不增，處凡而不減。無添減處，強名曰一心。此一心靜時，亦無三界。只為眾生迷時三界有，悟去十方空。先聖不得已，有一言半句。如將黃葉作金錢，權止小兒啼哭。然雖如是，幾箇知音？吳國夫人有如是壽筭，有如是子孫，有如是宅舍，有如是富貴。以理推之，來源自有。更願夫人堅固道心，增修白業。直至成佛，方為究竟。教云：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法界者，一切眾生真心之本體也。如是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佛者以何為義？以覺為義。梵語佛陀，此番為覺。在迷底人分上，謂之背覺合塵。在悟底人分上，謂之背塵合覺。諸佛覺有三義：自覺、覺它、覺行圓滿。自覺者，勝凡夫。不覺覺它者，勝二乘。人只解自覺，不能覺它。覺行圓滿者，勝菩薩。菩薩雖修如上二覺，未能圓滿佛，謂之大圓滿覺。如中秋月，無幽不燭。初機之人，十二時中一箇覺字，觀照日久歲深，塵勞境界自然淡薄。永嘉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為法不同。住

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如來地者，便是覺也。此是成佛作祖之捷徑，超生越死之路頭。三世諸佛共傳，六代祖師同說。願生深信，莫作等閑。不見肅宗帝問忠國師：時中如何用心修行？國師云：但能二六時中覺妄修真，如煉精金，光明轉熾。一切眾生癡迷不覺，從開眼至合眼，所作無非虛妄，何嘗覺悟來？你如今食前方丈，水陸畢陳，還覺宰殺物命麼？你居華堂大廈，還覺還當麼？你羅綺千箱，還覺衣不蓋身者麼？你鞭撻奴婢，還覺無慈悲麼？這裏若覺得快時，設使墮在地獄，亦須早出頭來。古人謂之：不愁念起，唯恐覺遲。起即是病，覺即是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即時而滅。昔溈山問中邑和尚：如何是佛性義？邑云：我為你說箇喻。如一間屋，周回六窻，中間繫一獼猴，東窻喚東邊應，西窻喚西邊應，如是六窻俱喚，六窻俱應。溈山又問：忽然獼猴睡著時如何？邑下禪床擒住云：狌狌，我與你相見。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六窻者，六根門頭也。獼猴者，一精明性也。佛云：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只是者箇獼猴時中合惺惺處，却不能了了地惺惺；時中□□□處，却不能齁齁地瞌睡。諸人若也未會，更聽□□：人人有箇老獼猴，暮四朝三卒未休。喚著便能□□處，八花碍上輥金毬。

上堂□。宵燈燭鬪熒煌，幸馬縱橫徹曉忙，倒底不知燈是火，區區幾箇解回光？若論此事，正如上元夜燈毬相似，玲瓏八面，花光互分，一點靈明，通身不昧，高低普照，前後無差，從來佛手不能遮，任是劫風吹不滅。直得馬行街上，四時春色盈門；豐樂樓前，半夜歌聲聒耳。處處祖師鼻孔，眾生日用不知；頭頭古佛眼睛，幾箇開中瞥地？是故，諸佛出世傳此一燈，祖師西來亦傳此一燈，從一燈傳百千燈，光明無盡。所以道：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寶者，是一切眾生心也；暗者，一切眾生惱煩也；燈者，一切善知識說法也。迺至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皆是與人為燈為燭。德山入門便棒、臨際入門便喝，亦是與諸人為燈為燭。趙州庭栢、靈雲桃花，亦是與諸人為燈為燭。敢問諸人：百千萬億燈既從此一燈出，且道此一燈自何而得？舉拂子，云：還會麼？明明一點無遮障，大地山河莫覆藏。

檀越請上堂。靈羊挂角時，箇事絕毫釐，既能通一線，方便有高低。靈山會上五十餘年，將無作有，不遇知音；少室峯前一坐九年，以東為西，罕逢同道。自此南宗□□□代兒孫，白日青天唱九作十，神而明之，只要□□□□入處。不見昔日長慶稜道者往雪峯玄沙□□，平生破七箇蒲團，並無所得。一日，因堂中捲簾，忽然大悟，有投機頌云：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

解何宗，拈起拂子驀口打。諸人每日聞聲見色，觸目覩對，因甚麼不悟？良由見不超色、聽不出聲，墮在見聞，飜成影事。遂以拂子擊禪床：還聞麼？只為分明極，飜令所得遲。復云：諸佛為眾生說法，先談苦空。談苦者，為見眾生認苦為樂；談空者，破一切眾生堅執之心。昔日，優闐王問賓頭盧尊者曰：佛法切急處，願乞垂示。尊者曰：譬如一男子行於曠野，被六牙白象所逐，其人見一枯井，井畔有樹，樹上有藤垂於井中，其人以手攀藤，懸身於井上，下有三毒龍、四毒蛇，上有黑白二鼠，更互咬藤。又有諸毒蜂螫其人，時復得蜜，一點兩點滴在男子口中，因喫其蜜，遂忘其苦。尊者問王曰：此人苦多？樂多？王曰：此人都是苦相，安有樂也？尊者曰：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大象者，無常也；四虵者，四大也；三毒龍者，三塗也；諸蜂者，苦相也；藤者，命根也；蜜者，五欲樂也；黑白鼠者，晝夜也。大王聞之，忽然有醒。又僧問龍牙：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須有隱身處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處？牙云：還見儂家麼？師云：若向這裏會得龍牙意，便可打破五欲蜂窠，吞却無常大象，出生入死，更無障礙□。或未然，莫因三寸舌，辜負百年身。復拈云：二鼠侵藤真百苦，四蛇圍井過千憂。忽然我斷藤根子，道是千休與萬休。諸人還知有一人，寒暑不能推遷，造化不能移易，口吞劫火，腹貯風輪，當在動用中。動用中尋渠不得，且道渠是誰？良久，云：從來雖共住，畢竟不知名。

道友過江州，請上堂。昔日，仰山問僧：甚處來？僧云：廬山。曾到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仰山云：上座不曾遊山。雲門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即且止，諸人曾遊五老峯麼？師笑云：又恁麼云也。識得廬山五老峯，箇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熨斗煎茶銚不同。表之今日作齋，其實無它，近有廬山之行，要與諸道友一飯相別。然則道人分上，一聚一散，有何間然？在世諦中，豈無依戀？況表之身心純熟，道義不忘，念茲在茲，摸索釋迦老子鼻孔，或坐或臥，體究達磨祖師眼睛，更能於做官之處，種種方便，外護法門，現宰官身，行菩薩行，當淺斟低唱之際，正好善用殺人刀，臨敲枷打鎖之時，却須拈出活人劒，與一切人解粘去縛，與一切人抽釘拔楔，未發心者勸渠發心，未知有者令他知有，可謂因風吹火，用力不多，涅槃生死是空花，隨順眾緣無罣礙。慧林也有箇末後句，却請諸人靜却耳根，向鼻孔裏薦取。良久，云：溪頭楊柳未堪折，嶺上寒梅已過時，欲贈行人無所有，為君拈出歲寒枝。遂拈拄杖，云：還會麼？撥開王老峯前路，放出三峽橋底雲。

檀越請上堂。祖師心印沒遮藏，一句臨時要厮當。莫謂座間人不識，台星烱烱照虛堂。法無凝滯，道本隨緣。應現千差，殊途一

致。觸物皆妙，覿體全真。與世推移，隨宜運用。一切文字，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是則方能回首塵勞，示現宰官，作諸佛事。刀頭劒刃，運大悲光。握筆援毫，區分死活。成就王業，毗贊太平。萬變施為，無非這箇。還會麼？良久云：一點靈光發照時，山河石壁無遮障。復云：昔日僧問雲門：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門云：掃地潑水相公來。諸人還會麼？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況當春光爛熳，膏雨頻霑，眼界無塵，禪門肅靜。不用掃地潑水相公，釣旆光臨，傾蓋相逢。且道是何道理？若向這裏薦得，古釋迦不前，新彌勒不後。人人胸題卍字，各各項佩圓光。不假薰修，從來具足。還會麼？掃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桂高臺。碧油幢下呵呵笑，青眼何妨特地開。

檀越作炙茄齋，請上堂。若據本分事中說箇什麼事即得？便道人人具足，正是眉上畫眉；更言箇箇圓成，何異眼中著屑？總不恁麼，又作麼生？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復微笑，云：昔日天台山國清寺炙茄次，寒山子拈茄串於典座背上拍一下，典座乃回頭，寒山竪起串，云：你且道：費却我多少油醬？師云：當時金沙不辨、玉石難分，自古至今費油、費醬，先聖莫不頭頭漏泄、處處打開。又，布袋和尚或在十字街頭、三叉路口，驀去人背上拍一下，纔回頭展手，云：乞我一文錢。師云：且道：寒山布袋意在於何？還會麼？寒山癡裏放奸、布袋鬧中打鬨，眾生業識茫茫，幾箇眼睛定動？要知祖師妙門，畢竟不離日用。乃竪起拂子，云：天時炎熱，伏惟珍重。

高觀察請上堂。山僧早來也恁麼說，諸人早來也恁麼聞，如今山僧又恁麼說，諸人又恁麼聞，始知說無別說，聞垂別聞，亘古亘今，恒恒如是。上至諸佛祖師悟此理，不曾添一絲毫；下至六道四生迷此理，不曾減一絲毫。無添減處，便是諸人本地風光，脚跟下事□□□。巖問洞山：甚處來？山云：荊南來。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山云：不得姓。巖云：名什麼？山云：不得名。巖云：還理事也無？山云：他自有廊幕在。巖云：還出入也無？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出。云：巖來日下堂中，昨日問話僧在麼？洞山便出。巖云：某昨日錯對一轉語，夜來睡臥不安，請上座別一轉語。巖却問：還出入麼？洞山別云：太尊貴生。巖遂喜云：三十年住山，今日方遇知音。遂請洞山過夏。師云：古人恁麼說話，可謂暗中有明，奇特中奇特；偏中有正，尊貴中尊貴。然雖如是，若到德山臨際面前即不恁麼，有時問在答處，有時答在問處，有時答不在問處，有時問不在答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忽有人問山僧：觀察姓什麼？但向他道：有耳者皆聞。名什麼？老僧

口門窄，管事也無管事，出入也無出入，尊貴麼尊貴。為什麼如此？莫恠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檀越薦小兒，請上堂。擊鼓三通絕是非，本來無悟亦無迷，山僧不是多唇吻，謾把空拳嚇小兒。遂舉拳，云：還會麼？這裏不會，不免為蛇畫足去也。記得昔日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僧不會，馳此語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諸人要會生死路頭麼？如門開相似，更無凝滯，須會趙州投子之語。只如保承奉向五欲波中，六年之內打這一隻毬子，不妨手親眼辦，令人可愛，忽然照顧不著，打落水底。且道這毬子打落向什麼處去也？若覷得破，彭祖不為壽、殤子不為夭、太山不為高、秋毫不為小；其或未然，更為諸人添箇注脚。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念念不停流，若知落處無蹤跡，始會雲門六不收。

檀越請上堂。佛佛未嘗演說，祖祖皆云密傳，聖解難思□，心莫測。先天後地，隨成壞以常存；入死出生，任去來而不變。了知眾生本來成佛，如印印空，更無痕跡。是以道：靈臺不磨而自瑩，真源不決而自流，妙花不植而自生，玄機不撥而自轉。敢問諸人：作麼生說箇不撥而自轉底道理？良久，云：玉犬吠開天際月，鐵牛耕斷嶺頭雲。師復云：靈雲和尚參見大溈，云：三十年中如蚊子上鐵牛，都無下觜處。一日，下山見桃花，忽然瞥地，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且道那裏是靈雲未徹處？頂門具眼底舉著便知，腦後安眉者猶懷罔措。還會麼？三十年來信脚行，一朝跳過是非坑，桃花歲歲隨流水，一任傍人把路爭。

檀越請上堂。雲籠大野，迦葉攢眉。雨洒長天，空生下淚。處處皆明實相，頭頭盡露真心。無一法從外而來，盡是箇中流出。不見道：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不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僧問芙蓉和尚：本來人還成佛也無？芙蓉云：你道虛空解煩惱也無？僧云：不解煩惱。芙蓉云：本來人不解成佛。師云：恁麼會得，方知本無生滅，亦無去來，亦無是非，亦無動靜。但恁麼信去，久久之間，自然光明透漏。圓練今日，本欲移厨就家，供養大眾，追悼夫人。適倬風雨所隔，不遂推意。據出僧所見，來此修崇，更且殊勝者。有長者名曰妙善，請佛及僧歸家供養，佛遂許之。於是長者嚴淨廳堂，掃洒道路。其子問曰：以何因緣，嚴淨道路？父云：我欲請佛來家供養。子曰：供養瞿曇意圖何事？父云：汝不聞如來出世是大福田，我欲於中而下種子。子曰：譬如世間良田，人若耕種，取田就種、將種就田。父云：田不可移，種子可往。子曰：若請世

尊來就我供，必須遠涉程途辛勤往返，未來世中縱獲福德，受福之時亦須辛苦。不若令佛及眾坐受供養，使我獲福亦復如是。時長者如子之言詣彼供養。佛讚嘆云：父知供養，子善分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田不可往，種子自來，未來世中，獲福如是。團練來此修設，正依經語，使我一眾三條椽下自在展鉢開單，十字街頭更不拖泥帶水。因既如是，果亦復然。不獨使夫人承此善因人間天上坐享如意，亦使團練此世他生坐享安逸、坐享富貴、坐進此道、坐地成佛。

檀越請上堂。若據本分相見，眨上眉毛，蹉過久矣。且如釋迦掩室，已涉繁詞；居士默然，囊錐已露。須信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向箇裏轉得過來，便乃拽轉祖師鼻孔，不歷古佛階梯，向函蓋乾坤處隨波逐浪，向隨波逐浪處却能截斷眾流。然雖如是，且道：舉一明三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東山水上行。師復云：昔日西天南印土香至王生三子，一名月淨多羅，次曰功德多羅，三名菩提達磨，即二十八祖也。王一日請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齋，深加敬重，懺一寶珠。尊者持珠問三太子：此珠如何？月淨多羅云：此珠無價，於諸寶中最為第一。功德多羅云：此珠父王愛惜，非尊者有道，孰肯施之？般若多羅復問菩提達磨：此珠如何？達磨云：此是世珠，未足為貴。於諸寶中，心珠為貴。珠不自珠，要假心珠而辨□珠。尊者知是法器，後化出家。師云：諸人每日辨金玉、別珠珍，若無自寶，將何鑑照？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若識家珍，一生受用不盡，廼至給濟孤露、饒益有情，皆從此寶中流出。諸人要見麼？諸公不是不將來，山僧豈是不拈出？

道友煎笋，請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亦不得，得亦不真。修是他心，不如自性。自性清淨，即是法身。無一法從外而來，盡向自己胸襟流出。不見清源和尚問石頭：汝從什麼處來？頭云：從曹溪來。思云：汝到曹溪得箇什麼？頭云：未到曹溪亦不失。思云：既不失，何用更到曹溪？頭云：若不到，爭知不失？思舉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頭云：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思云：汝曾到西天否？頭云：若到即有也。思云：眾角雖多，一麟足矣。師云：此謂之胸襟流出，本分相見。今日蓋居士煎笋供養大眾，憶得趙州和尚路逢淩行婆，問：向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趙州時如何？婆子便掌一下，趙州便歸院。雪竇道：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師復云：無勘婆子處，無勘趙州處。慧林今日因齋慶讚，為諸人點破：婆子無心偷笋，惡名已播叢林；趙州有失關防，鬧裏遭他毒手。然雖如是，落便宜是得便宜？

施主薦亡，請上堂。生時水是氷，死時氷是水。若知無去來，只此兩般是。便能於茲曉了，必定跳出輪回。其或未然，且在金蜂窠裏。師復云：一切眾生無量劫來妄想顛倒，於無生滅中妄見生滅，殊不知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如昨夢故，當知生死與涅槃無起無滅，其所證者無得無失。又如病目人見空中花，空實無花，病者妄執。記得古人道：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遂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可靈也。又舉拂子云：拂子不可靈也。諸仁者，如今百骸未散、六根完具時，便要認得箇靈底一物。諸人若無此物，十二時中將什麼拈匙把筯及動轉施為？諸人若無此物，即今將什麼聞法？臨際喚做無位真人，六祖呼為本來面目，石頭名為菴中不死人，洞山指作家中不老者。譬如大海之水通貫百川，在江曰江水，在河曰河水，及到通宗會源處、雲霞消散時，又且喚做什麼？要知端的□，問取虛空。

顧大夫為妻懷□，請上堂。般若無知，無所不知；般若無見，無所不見。無知之知，是為真知；無見之見，是為真見。昔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又問：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　師乃云：兔子懷胎，蚌含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徹底無瑕光皎潔。

檀越請上堂。紅日三竿高枕處，黃粮一鉢飽齋時。分明千聖排肩立，不肯承當過在誰。人人是佛，眾生日用不知，各各圓成幾箇。閙中瞥地，只為迷己逐物，執妄為真。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致使家中至寶拋離向五蘊山頭，衣下明珠流落在三塗路上。甘心乞丐，枉受貧窮。若能一念自回光，始見千生真面目。復拈起拂子云：會麼？良久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復云：達磨西來，單傳心印，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諸人還見性也未？此性上至諸佛，下至凡夫，蠢動含靈，平等無異。譬如礦中金、石中玉、木中火、地中水，若無善巧方便，此金、此玉、此火、此水終不能出。又如琴瑟、箜篌、琵琶、[竺-二+秦]笋，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是知指不妙則五音不成，智不巧則一心不現。若能於此一念回光，如夢覺人，了無所得。又如磨鏡，垢盡明現。一切眾生不能直下明心見性者，良由無始時來顛倒妄想，障閉心光。昔有汾陽和尚，凡見僧來，便云：莫妄想。凡有所問，皆云：莫妄想。院主云：人傳和尚佛法，只有一句子，今後休得也。自後汾陽凡見人來，只云：休得也。師云：古人不欲學者所聞勝如所得，故言不敢華解，不敢作直截。向你道：莫妄想，休得也。諸人還休得也未？諸人每日開眼至合眼，所作所為無非妄想，至於睡夢之中亦是妄想。妄想一起，顛倒萬端，開塵勞門，迷清淨界。若能識得妄想根源，直下休歇去，上無佛求，下無魔怖，中無

生戀，亦無死畏，便是清淨本源，天真妙道。若不識妄想根源，輪回三界，汩沒四生，出此入彼，未有休息。山僧自來多口，今朝狹路相逢，普勸諸人記取汾陽一段因緣，誦取慧林兩首拙偈，可以向人天路上做得箇小歇場，願世世生生常同法會。偈云：莫妄想，好參詳，不知終日為誰忙？若知忙裏真消息，一朵蓮花生沸湯。休得也，便好休，百年浮幻水中漚。自家屋裏天真佛，切忌區區向外求。

檀越請上堂，師云：祖師心印沒多般，悟得無勞指一彈，剔起眉毛如不薦，春風依舊著人寒。若論此事，譬如三春時雨，高下普霑，萬紫千紅悉皆蒙潤，葡萄得之酸，甘草得之甜，黃連得之苦，生薑得之辣，非雨有酸、甜、苦、辣之味，皆是根氣所受不同故也。般若之法亦復如是，如來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或得之為諸佛，或得之為菩薩，或得之為聲聞，或得之為緣覺，或得之為凡夫，其實皆一法也。不見讓和尚為馬大師曰：汝學心地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譬若春澤，因緣會遇，當得見道。然雖如是，且道無陰陽田地上生得箇甚麼？良久，云：炳若丹青明似日，箇中誰敢錯商量？師復云：適來智海禪師勸相公道：須是捉獲六賊，方可一心安穩。誠哉是言！試問諸人：還識者六箇賊麼？若識不破，終日被他劫掠家寶，損耗法財。且道這六箇賊如何可捉？須是執智慧刀，被堅固鎧，張勇猛弓，駕精進箭，向五蘊山下、生死岸頭，法鼓一鳴，便見草賊大敗。恁麼捉賊，猶費力在。慧林道：一群六箇賊，生生欺殺人。我今識汝也，不共你相親。你若不服我，我則到處說，教人盡識汝，遣汝行路絕。你若背服我，我則不分別，共你一處住，同證無生滅。恁麼明得，方知魔即佛也，佛即魔也，魔佛不二，生死界空。記得于頔相公參見紫玉和尚，便問：如何是佛？玉召相公，公應喏。玉云：更莫別求。後藥山知得，云：大小大于頔相公。噫！可惜生埋紫玉山下。相公聞得，乃往見藥山公，便問：如何是佛？藥山召相云，公應喏。山云：是什麼？相公大悟。師復云：藥山、紫玉雖則慈悲之故，翻成落草之談，流布叢林，未免挂人唇齒。忽若相公今日問慧林：如何是佛？山僧只向他道：忠孝一心清似水，功名千古重如山。碧幢紅旆照春色，贏得高堂白晝閑。莘王生日，請陞座。師云：佛身無相，染淨皆空，妙體湛然，悟迷俱妄。蓋為慈悲之故，從大悲願力示現受生，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大用現前，作獅子吼，便道：我降生時，見百億微塵剎土眾生同時降生；我成道時，見百億微塵剎土眾生同時成道。或現帝釋身、或現大自在天身、或現長者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小王身，所謂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雖然如是，正當今日節角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師復云：記得昔日趙州在方丈坐，侍者報：大王來。趙州下禪床，叉手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至方且來報。州云：又道來也。師云：看他古人見地明白，受用處不妨省力，學者麤心多是對面蹉過。諸人若向這裏會得，莘國大王不離府地常見慧林，慧林不下禪床常與大王相見。所以道：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其或未然，山僧拙頌用祝大王之壽：洞中春色四時好，雲外峯巒一搽高，用祝賢王龜鶴筭，年年洗眼看蟠桃。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閉爐，陞座。師云：纔見開爐又閉爐，寒來暑往只須臾，庭前殘雪方消盡，嶺上春雲已卷舒。滿目更無心外法，幾人曾悟髻中珠？祖師莫不叮嚀語，自是時人見處麤。祖師之道，惟證方知，苟非其人，翻成戲論。所以，佛法以無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無門之門，直須得入；無心之心，要在妙悟。是故，花紅柳綠，無非清淨法身；鼓響鍾鳴，盡是廣長舌相。堂堂門戶，進步者稀；歷歷音聲，善聽者少。祖不云乎？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鍾鼓一時鳴，靈光韻韻常相續。師以拂子擊禪床，云：還聞麼？圓通問大啟：何事隔雲泥？

檀越請陞座，師云：壁立萬仞，脚跟下踏轉生死輪；坐斷千差，頂門上拶出金剛眼。明如皎日，快似吹毛，離見絕聞，當陽顯赫。然雖如是，更須知有衲僧殺活拄杖子始得。作麼生是衲僧殺活拄杖子？煩惱海中用這拄杖子□舟為楫，嶮惡道中用這拄杖子為燭為燈。三世諸佛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度生？六代祖師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傳法？天下老和尚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驗人？諸人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上來下去？寺亟若無此拄杖子，將什麼致君澤民、奉親行孝？既各各有這拄杖子，因什麼問著時拈不出？只為拋離日久，埋沒時長，不肯承當，自家諱却。不見道：拈來放去無遮障，擊著千門萬戶開。

上堂。歸根得旨，百草頭薦取老僧；隨照失宗，三根椽下照顧鼻孔。昔日，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有般底聞人恁麼舉，便道趙州問東答西，不存窠臼，且是辜負手也。且道趙州旨趣在什麼處？良久，云：水因有月方知淨，天為無雲始見高。

上堂，舉：僧問弘覺禪師：僧家畢竟如何？覺云：居山好。僧便作禮，覺云：你作麼生會？僧云：出家人於善惡、逆順、生死境界如山之不動。覺便打，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覺復問傍僧云：你作麼生會？僧云：眼不見玄黃之色，耳不聞絲竹之聲。覺又打，云：辜負先聖，喪我兒孫。師云：道人行處，如火消氷；鳥道玄途，轉身有路。這僧若是箇漢，纔見他道：作作麼生會？但云：和

尚刀耕，學人火種；和尚煎茶，學人掃地。若下這一轉語，直饒弘覺老子門深似海、道重如山，聲色形容不可干犯，也須教滿面是笑。

上堂，舉：睦州示眾：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有僧出禮拜，云：某甲終不敢辜負和尚。州云：早是辜負了也。師云：那裏是這僧辜負處？或云：這僧不合出來禮拜，只如不出禮拜，還是辜負耶？不是辜負耶？直饒不出，也是辜負古人，如何得不辜負去？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只管向識情上卜度、言句中計較，無有是處。還知睦州恁麼道，已是辜負眾人了也。諸人檢點得出麼？老婆臨死三回別，眼裏無筋一世貧。

上堂，舉僧參趙州，適值趙州以衲衣盖頭而坐，僧便退，州云：闍梨莫道老僧不祇對。又僧問法眼：請和尚廣開方便與學人入路。眼遂拍手一下，師云：諸人要會二尊宿意麼？譬如淨掃，洒一條路送人到家，只是人不肯移脚。忽然移脚時如何？慈受叟與你提瓶挈鉢。

王述古淑人請上堂。佛佛授手，惟此一機；祖祖相傳，只明這箇。這箇若透，得輪迴息；這箇不透，則生死因。所以道：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若向這裏，千眼頓開、一時照破，行也是這箇、坐也是這箇，一嗔一喜、動靜施為不出這箇道理，如黃金之黃、碧天之碧，更無毫髮異相。然雖如是，却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師復云：舍利弗入城，逢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問：向什麼處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如何說得箇舍利弗恁麼去？女曰：如來弟子當依何住？舍利弗云：當依涅槃住。女云：如來弟子當依大涅槃住，我如舍利弗恁麼去。師云：他家雖是箇女人，宛有丈夫之作。然雖如是，彼此未有衲僧鼻孔在。敢問諸人：那裏是未有衲僧鼻孔處？請問□圜悟禪師。

寶公在塔上現相，府官請陞座，師云：毗盧寶印處處全彰，金剛眼睛頭頭漏泄，無一人而不具足，無一法而不圓成，百匝千重，透頂透底。所以道：淨妙法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世間，或現宰官身，或現比丘身，或於一目中流出八萬四千清淨寶眼，或於一臂中分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或於一面中化出十二面殊勝之相，尋聲救苦，慈眼視人，如谷答響，似鏡現相，解群生倒懸之急，扶世間累卵之危，時時曲盡老婆心，處處要明這一著。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獨龍峯頂無根草，散作閻浮大地春。

佛圓寂日，上堂云：大覺世尊二千年前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今之弟子每至斯辰而生悲仰。敢問諸人，且道果曾入滅耶？不曾入滅耶？若定當得，方明佛法旨趣；若定當不得，任是波旬也皺眉。記

得唐順宗皇帝問西京如滿禪師：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長在世，只今在何處？滿云：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長在無心處。師云：好諸人者。龍牙云：君今欲得易成佛，無念之心不較多。然雖如是，因甚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僧問首山：如何是佛？首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到者裏如何和會？如何商量？聽取蔣山注脚。妙中妙，玄中玄，須信壺中別有天。鐵樹花開春氣早，曉來風雨滿山川。

真如上座設水陸薦金山，僧行上堂，舉林楊和尚有頌曰：來年二月二，四大相拋弃，白骨散長江，免占檀那地。至遷化日陞座，有僧問：雲愁霧慘，大眾嗚呼，乞賜一言。楊垂下一足，進云：恁麼則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楊云：非公境界。進云：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本是常。楊喝云：臨行之際更莫忉忉。収足便化，師云：且道古人具箇什麼道理去住自如？若道有箇道理，眼裏生花；若道無箇道理，花生眼裏。畢竟如何？師拍膝一下，云：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前日賊至金山，慘酷如此，誠不忍聞。顯忠敏和尚并堂中眾僧例遭毒手，肝腦塗地，流血滿山，是何因緣際會于此？今日真如上座特罄衣盂作齋追悼，願諸上善人悟生死之本空，了冤親之平等。昔日神觀禪師因下山赴齋，路逢惡賊，賊欲剸刃，觀云：我不畏死，昨日輒許一檀越齋，不忍爽信，容我回來受汝之殺。賊然之。既回，就賊殺之。賊既去，觀遂將所斬之頭却安項上，徐徐而歸，鳴鼓陞堂云：汝等諸人還聞無頭人說法麼？良久，頭落，眾人方知被賊所害。師云：且道是何三昧？既被他一刀兩段了也，不知拈起頭向須上者是誰？說法者是誰？若也知得，方知生死去處。不唯自知生死去處，亦乃知神觀禪師去處；不唯知神觀禪師去處，亦迺知金山諸兄弟去處。且道許多禪和子向什麼處去也？莫是行舡由在把梢人麼？莫是聚沫任風吹麼？莫是恰似斬春風麼？總不是這箇道理。慈受老僧與你下一轉語，正似五百羅漢過海，各騁神通。神通大者，騎龍跨鳳，自在逍遙；神通小者，便乃浮柸泛海，速登彼岸；無神通者，未免拖泥帶水，一場狼籍。伏惟珍重！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三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四
頌古下

侍者　普紹　錄

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

頭陀飲光，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剎竿，丈夫自有衝天志。

百丈每至陞堂，常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參退，老人不去，丈乃問：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於過去生中，迦葉佛時曾住此山。有僧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墮野狐中，經五百生。今請和尚代一轉語。丈云：你問來。老人云：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

不落與不昧，前後百丈語。毫髮若參差，鐵山橫在路。豈不見藍田當年人射虎，初時一箭沒其羽。子細看來元是石，再欲射時射不入。幾乎惧殺李將軍，千古令人空歎息。

天衣懷和尚赴池州杉山請，初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却在山僧身內。

移身換步老天衣，不惜眉毛幾箇知。今日若明當日事，江南日暖鷓鴣啼。

雲門云：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處穿，要會衲僧巴鼻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昔有一婆，將銀一百兩，請趙州和尚看經一藏。趙州接得施利，遂下禪床，繞一帀云：傳語婆婆，已為看經了。婆聞云：比來請看一藏，為什麼祇看半藏？

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大士纔登高座，揮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志公問：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志公云：大士講經竟。

大士講經竟，揮案成注脚，一丸療眾病，不假驢駘藥。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否？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此間否？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和尚曾到

也是喫茶去，不曾到也是喫茶去，意作麼生？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

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和，口刮心裏苦。心裏苦，直至如今無雪處。

張拙秀才因看千佛名經，問長沙岑和尚：百千諸佛祇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岑云：黃鶴樓崔皓題後，秀才還曾題麼？拙云：不曾題。本云：無事也好題取一篇。

海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

裴相出鎮死陵，遊開元寺，見壁上繪高僧像，遂問僧職云：高僧儀相可觀，未審高僧在甚麼處？于時僧職莫知所措，公云：此間有禪僧麼？僧職云：近有一僧，捨身掃地，身披百衲，恐是及乎？請得來，乃黃蘗斷際運禪師也。裴相乃舉前話問黃蘗，蘗乃召相公，公應喏，蘗云：是什麼？相公豁然大悟。

酆城寶劒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苗。

溈山一日坐次，仰山從外入來，溈山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山便作女人拜。溈山云：如是，如是。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雅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阿誰踏著雪峰蹤？三世諸佛火燄中，賴有雲門相暖熱，火屋吹得滿堂紅。

踈山和尚手握木虵，有僧問：手中是什麼？踈山提起云：曹家女。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深。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龐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但將公道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靈山□□□□□□□□□□入定。佛敕文殊□□□□□□□□□彈指一下，女子□□□□□□□□□□□王梵天撲下來□□□□□□□□□□，一人，文殊出此□□□□□□□□□□。億，文殊亦出不□□□□□□□□？能出此定。語未竟□□□□□□□□□，出定。網明繞女子

□□□□□□□□□□□□□□□□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什麼出女子定不得？網明為什麼却出得？

長江輥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恠扁舟難到岸，行舡由在把梢人。

百丈再參馬祖，祖舉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黃蘗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聖聾。

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寶劒再磨礱。要明馬祖當年喝，大地山河盡耳聾。

疎山和尚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山云：曾到雪峰麼？僧云：曾到。山云：我已前到時是事不足，如今作麼生？僧云：如今足。云：粥足？飯足？僧無語。雲門代云：粥足。

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平地有深坑。

僧問雲門和尚：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意旨如何？泉云：天寒無被蓋。

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若人識得這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

夾山初住潤州京口鶴林寺，道吾到，遇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夾山云：法身無相。僧云：如何是法眼？夾山云：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夾山下座，請道吾問云：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處，望上座慈悲指示。道吾云：某甲終不說，請往秀州華亭見舡子和尚。舡子纔見夾山，便問：大德住在甚寺？夾山云：寺則不住，住則不似。舡子云：汝道不似，不似箇甚麼？夾山云：不是目前法。舡子云：甚處學得來？夾山云：非耳目之所到。舡子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夾山擬開口，舡子便打落水。纔擬出，舡子又云：道！道！夾山擬開口，舡子又打。夾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舡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夾山云：拋綸擲釣，師意如何？舡子云：絲懸涤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道！夾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舡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夾山乃揜耳。舡子云：如是！如是！

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風吹火，借水獻花。絲毫不立，萬別千差。但看來年三二月，銜泥鷰子入人家。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僧云：簷頭雨滴聲。清云：眾生顛倒，迷已逐物。

簷頭雨滴，堦前地濕。法法現成，人信不刃。更問如何，長江水急。

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貞古易傳神。

雲門一日般柴次，見僧拋下一片柴，云：一大藏教祇說這箇。玄沙云：一大藏教不說這箇。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道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措足難。

僧問婆子：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前後凡問，皆如此答。僧舉似趙州，州云：待我為你勘破這老婆。遂往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州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州回，舉似大眾云：我為你勘破這老婆了也。老宿拈云：什麼處是勘破處？

驀直去，驀直去，草鞋跟斷人無數。唱歌須是帝鄉人，一箇拍兮一箇舞。舞得徹，勿多般，趙州婆子特用瞞。今古五臺山下路，長松短檜聳雲端。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馬祖問百丈：正當恁麼時如何？丈對云：正好供養。又問西堂：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行。馬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馬祖捧出菱花鏡，王老親拈白玉槌。一擊當陽令瓦碎，此心能有幾人知。幾人知，兩箇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錐。

趙州訪一庵主，便云：有麼？有麼？庵主竪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舡處。便出。又訪一庵主，亦云：有麼？有麼？庵主又竪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禮拜而去。

上庵竪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庵竪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君看陜府鐵牛，何似嘉州大像。若謂總沒諝訛，露柱燈籠合掌。

僧問雲門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雲門云：餬餅。

雲門一枚餬餅，天下衲僧咬嚼，若非鐵作牙關，往往完圞吞却。吞時易，吐時難，莫道從來麵一般，踏看韶陽關捩子，方能平地起波瀾。

趙州一日在方丈內間，沙彌唱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纔教去，沙彌便珍重。州向傍僧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趙州門戶，都無關鎖。侍者麤心，當頭蹉過。靈利沙彌，珍重便行。師云：這裏下一轉語，有麼？良久，無人應。師云：夜深歸堂向火。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趙州庭前栢，何似門外柳。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更問事如何，合却□生口。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

北斗藏身□，擬議即差訛。鑽天新鷂子，不戀舊時□。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噇飯不是你自己。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門云：這野狐精，三家村裏漢。門却云：來，來□，是你道飯是自己？僧云：是。門云：驢年夢□三家村裏漢。

終朝噇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村裏漢，忙忙樹上捉鮎魚。

僧問讓和尚：如鏡鑄像，像成後光歸何處？讓云：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麼處去？僧成後為什麼不鑑照？讓云：雖□□□□□□。

髑髏裏眼見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中別有好商量。

師拈香云：憶昔去年春，正當此時節。雙拳打破太虛空，無限家風渾漏泄。人中獅子喪全成，月裏麒麟鬪角折。鬪角折，金剛正眼難磨滅。千古令人誦不休，吹散紅爐一點雲。

師復召大眾云：莫恠家未破，破家人未大。一母生兒幾百般，誰知淨照禪師家業到資福掃土而盡。然雖如是，開口喫飯，舉手穿衣，門裏出身未是好手。平地上建立生涯，虛空裏捏成活計，身裏出門始是丈夫。恁麼說話，孰是知音？子細推勘將來，大似外揚家醜，取笑於人。眾中莫有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哭去也。師以手掩面哭云：蒼天，蒼天！

忌辰，拈香。一言道合，水乳和同，三處相從，師資契會。他家拳拳攣攣處，資福盡知；資福跛跛挈挈處，他家總見。有時千尋海底，把手共行；有時百尺竿頭，翻身直下。覷得見他底，誠謂沒齒難忘；覷不見他底，至今猶懷憤氣。山僧懷抱自分明，心無負人處，所以每至忌辰，不免為他設箇供子，燒一炷香。雖然世諦未忘，且要大家鈍置。遂顧示大眾云：燒香設供，諸人共知，且道心不負人底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回飲水一回噎，本自無情似有情，欲會箇中端的意，木雞啼作兩般聲。

忌辰，拈香。箇事相承八百年，實無一法與人傳。今朝欲報無傳底，聊爇金鑪一炷煙。復云：便恁麼燒却，意亦未明。記得洞山和尚一日為雲巖晟禪師作齋，有僧問：和尚當時在雲巖得何指示？山云：我雖在彼，不蒙他指示。僧云：既不蒙他指示，因何却為他作齋？山云：爭敢違背他？僧云：和尚昔年發足在南泉，何故却承嗣雲巖？山云：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破。僧云：未

審肯他不肯他？山云：半肯半不肯。僧云：何不全肯？山云：我若全肯，則辜負先師。師云：洞山老子大似事不前思，徒勞後悔。鼻孔既落他人手，說什麼半肯與全肯、說破不說破？大丈夫直須一刀兩段，恩酬分明。然雖如是，也有一句子今日對這老□道破。良久，云：誰知老□千年腹，間有明珠徑十圓。

登雲從禪師入龕

師以手拍龕云：大眾！古佛也恁麼去，今佛也恁麼去，登雲禪師也恁麼去，何物不敗壞？是誰長堅固？諸人還知登雲去處也無？若知得，焦山一眾與登雲同入涅槃；其或未然，有眼石人齊下淚，無言童子暗嗟噓。

登雲從禪師下火

師舉起火把，云：還知這老子平生行履處麼？慧日峯前，露出千生面目；石公山下，曾橫一葉慈航。調古神清風自高，貝頷骨剛人不顧。昔年拂袖，五湖風月與誰爭？今日重來，自是不歸歸便得。方喜收綸罷釣，高臥西庵；豈期葉落歸根，藏身北斗？恁麼恁麼即是，不恁麼不恁麼即難。鐵牛倒跨上須彌，玉笛橫吹喧碧落。這般伎倆，作者方知；剔起眉毛，請高著眼。今日為登雲老子說箇光前絕後底末後句。遂將火把遶龕行一匝，云：恁麼若喚作火，又似髑髏前見鬼；若不喚作火，又是露柱後瞞人。且道畢竟如何？師微笑，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登雲。

因勝澄禪師下火

這老子斗時枯槁，不近人情，四海獨孤標，一身無伴侶，雖則兩提祖印，實無一法與人。閩門端坐冷啾啾，夜靜獨為鬼神說，任你傍人惡發，我心終未和同□。時開眼對青山，自笑滿頭生白髮，不知他者將為與時寡合，知他者唯有焦山，不能更結世間緣，一等要行那畔路。且道：如何是那畔路？良久，云：推倒巖前無影樹，要須火裏解翻身。

諸禪人下火

初秋夏末時，衲僧多欲去，不搭陳梢舡，便行泗州路。橫擔拄杖氣如雲，萬水千山都不顧，昨日通川方上入，隨例茫茫把不住。把不

住，為君說箇臨歧句，枯木巖前差路多，別起眉毛著眼覷。
一身恍若風中燭，百歲端如水上漚。未到衲僧平穩處，臨行那得不生愁。欲得不生愁麼，閑時做却忙時事。
看看，雲凝大野，雪積長郊。時人迷尋徑之蹤，這僧有衝霄之路。休說普賢境界，須知一色無差。諸人還知這僧與普賢菩薩，向銀色世界裏縱橫自在麼？此時若不尋蹤跡，便向峨嵋也不逢。
浮生岸樹井藤，畢竟終歸敗壞。這僧撩起便行，也是平生慶快。著上沒底芒鞋，拋下這箇皮袋。且道律上人拋下這箇皮袋了，向什麼處去？貧來始覺錢堪使，醒後方知酒悞人。
茶□壇□火猶在，延壽堂中人又終。方言□身渾□□□□□，同一夢中。是知三世諸佛亦是夢，六代祖師亦是夢。這僧做夢了也，敢問諸人：且道夢見箇什麼？良久，云：三十四年如轉掌，錢塘歸夢此時休。
水無變□，地水分遶，百物不堅，一靈何往？若謂本無生死，也是座主家風；更言不屬去來，未是衲僧境界。畢竟作麼生商量？良久，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此一段事，自古及今，何人能免？若也未曾踏著祖師□□，設使辭如旺露，辯若傾珠，鼻孔遼天，氣衝牛斗，到□□□□如斯，無你走透處。為什麼如此？多虛不如少實。

行者下火

汝幼入空門，方年二十五。鬚髮尚未除，幻身今日去。脫下布直裰，休問溫州路。大眾且道，既不問溫州路，向什麼處去？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田六娘子下火

師拈起火把云：還見麼？浮生三十二春秋，方始修行肯轉頭，底事又隨雲雨去，煙波江上使人愁。休休休，不用愁，聚散還同水上漚，直饒壽得三十歲，不免輸他這一籌。田六娘子十一月三十日輸他這一籌了也，還有人相救得麼？借你光明一炬火，照破從前五障身。

丁忠訓妻與女同下火

二十餘年寄此間，蓋蕪塵土翳朱顏，今朝子母應相賀，且喜春來返故關。復召大眾，云：白骨兩函，紅燄一炬，將化為灰，作麼生說

箇返故關底道理？良久，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魏先生下火

嗚呼魏大和，為人性純厚。雖居陋巷中，簞瓢甘自守。聚學訓童蒙，束脩粗糊口。歲晚好吾宗，悟世非長久。臨行囑妻子，叮嚀誡諸後。不學老莊周，說葬成虛謬。不學襄陽翁，與女爭先後。先生之意不如斯，欲効禪家破諸有。四眾雲臻，柴薪已就。雖然父子至親，到此如何可救。不須救，生前已付山僧手。一枝紅燄贈君行，看取神龜火裏走。

周秘校下火

大眾，漚生漚滅，蓋是尋常。石火電光，豈能長久。奈緣芝蘭未產，忽爾玉樹沉輝。縱饒百千才俊，無量聰明，到這裏一點也使不著。即今還有為他著力底麼？一枝丹桂煙霄後，決戰文章到此休。

登雲從禪師掩土

師以手握土，云：此是登雲禪師収因結果處。復顧示，云：莫問青囊與紫囊，箇中風水十分強。青龍東去雲頭轉，白虎西來山脚長。江月松風皆舊物，綠苔芳草盡吾鄉。瑠璃殿上無知識，木馬泥牛暗斷腸。不問湘南潭北，休論坎短离長。即今要見箇無縫罅底麼？良久，云：白骨已埋三尺土，青秋空遶萬重山。

長靈卓禪師掩土

以手握土，云：這老子平生苦澁，惡嫌黃蘗老婆心；末後風流，唱箇雲門臗月曲。直得全身放下，披毛戴角總無妨；擺手便行，金鎖玄關留不住。莫問借胎得妙，且看轉位翻身。嘶風木馬杳無蹤，入海泥牛消息盡。嗚呼！長靈禪師一提祖印，三坐道場，行解相應，語意俱到。虛空面目，不許商量；生鐵脊梁，一生打硬。今則煙消火滅，雲散月圓，謾留白骨瘞荒郊，誰會長靈元不死？諸人者，且道如何說得箇不死底道理？若也明得，不妨好箇因緣；其或未然，不免土上加泥去也。還見麼？野鳥閑花無淚落，長松短檜有悲風。

諸禪人散灰

言公心地最精專，曾學焦山一味禪。今日滿盆盛白骨，翻身重上謝郎舡。言大師記得舊時事麼？側耳聽云：舊時入室，貧道曾問他清虛之理，畢竟無身。你這皮袋子自何而得？雖則當時無語，如今正好參詳。一切眾生只被箇皮袋子礙却，所以道不得。言大師前日以打併這皮袋子了也，諸人如今還道得麼？若也道得，言公大師今日切不浪施。其或未然，托起灰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俗壽五十有三，出家一十八夏。平生行脚游方，多在鹽城興化。最好不曾參禪，免見鑽龜打瓦。今朝子細看來，也好一場詰覇。才公才公莫要怕，焦山布施你一轉。古人話：淨躶躶，赤洒洒，南北東西沒可把。忽然撞著閻羅王，拈起拂子驀口打。

迢迢萬里別西川，要學諸方五味禪。昨日焦山山下死，劒門關上月重圓。既是焦山山下死，因什麼，却向劒門關上月重圓？究竟光明終一體，任他寒影落千江。

衲僧纔遇丙丁村，便作霜花骨一盆，火後始知梁不壞，翻身跳出是非門。法嚴上座今日被他跳過了也，如今水步頭相別，諸人將什麼送他？遂敲盆云：嚴兄嚴兄，善為道路，從今換骨洗腸，更莫和泥合土，熟處放教生，生處不要住，揚子江頭浪拍天，莫教濕却娘生袴。

宣州隆上人，叢林遊歷徧，一入焦山門，便下延壽院。終朝何轆轤，喫藥都無驗，火後一莖茆，眾人皆總見。隆上座！你還見這一莖茆麼？師遂作聽勢云：見麼？你既見，還得自由麼？又作聽勢云：更望和尚慈悲指示。你既得自由，更指示什麼？禪和子不知，將謂焦山長老水步頭，青天白日鬼語。遂拈起骨盆云：火後既能燒不壞，更須入水見長人。

慈受深和尚廣錄卷第四(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